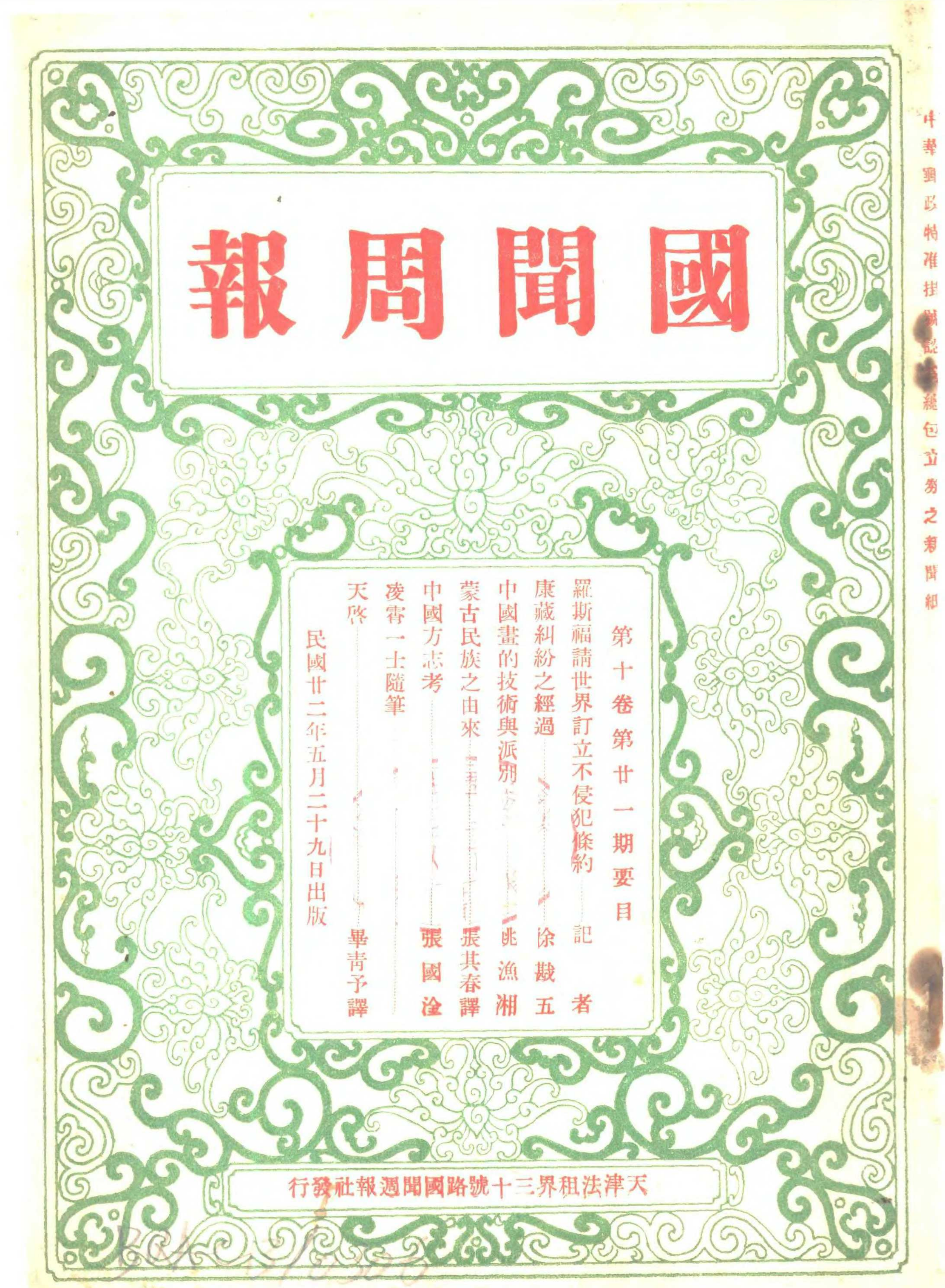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民國廿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見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illegible]	[illegible]	六[illegible]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
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
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
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
，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
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
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
郵票不收。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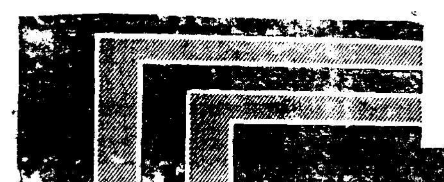
下行車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七點加車 三等									七・〇〇	七・三六	八・一九	九・一九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一	二〇・二〇	二一・三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四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	北戴河	北戴河	昌黎	灤縣	古冶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三・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上行車

列車次數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到
十二點加車 三等	一二・三〇	一三・〇〇	一二・〇〇	一三・四五	一五・三六	一六・一〇	停								
第一六一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二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六・三三	六・五三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五	一四・一二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浦口開來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一二	—	一〇・四三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一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K80—22:4

法國十八世紀之名畫



巴黎 Saint Rock 教堂十八世紀之畫壁

安南幼主之舉祀祖典禮

安南幼主鮑達義（譯音）近自法國留學歸國舉行祭天地祀祖典禮㈠



祀祖典禮㈡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評價

近代史名家蔣廷黻先生對第一二三卷批評說：

編者搜羅史料之勤，及選擇之精，實在令人佩之至。各章節的介紹詞及啣接詞，除愛國心太顯著外，大都極有斟酌。我們倘記得中國外交史的科學研究尚在起始之期，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與日本」爲上等佳作。

蔣廷黻先生對第四卷批評說：

這一卷的體裁完全與前三卷相同。其敘事之有條理及立論之精確，比前三卷，只有過而無不及。在四卷之中，第四卷沒有問題，是最有價值的。因爲前三卷殊少學術的貢獻，不過替讀者編好許多零散的材料；第四卷則有許多新知識的發現。其資料有二分之一是未曾出過版的，且是必不可缺的史料。第一•這一卷有楊儒在俄與威特拉姆斯獨夫交涉的全部紀錄，得自中國駐俄使館的檔案。……第二•這一卷尚有一九〇五年中日會議錄的全文。近二十餘年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全以這次會議所訂的條約及紀錄爲法律的出發點。其重要可想而知。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說：

The "China and Japan" is what western scholars call documentary history. The author, Mr. Wang Yun-sen, is a member of the staff of Ta Kung Pao. He has made a careful selection from available Chinese and Japanese sources, and occasionally from Western sources. He has woven these documents together, by addition of introductions and explanatory paragraphs into a clear connected narrative. The work is a great aid to students, but not a contribution to scholarship, except in Volume IV, which contains important revelations. This Volume covers the period from 1900 to 1905. It has the entire record of the negotiations conducted by Yang Hsu, the Chinese Minister at St. Petersburg, with Witte and Lamsdorf, on the question of Russian evacuation of Manchuria.......The volume also contains the entire so called Secret Protocol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erence in Peking in the winter of 1905. The importance of this revelation cannot be exaggerated, for the so-called Secret Protocol is at the basis of many of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s during past twenty seven years and is still being utilized by Japan in the present Manchurian war.

Book News from China 說：

The national crisis brought forth a crop of publications 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work is easily that of Y. S. Wang. His book, Sixty Year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s already in 4 volumes, but not completed. It relates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at length, and with great perspicacity. Vol. 4 just published is the most important. It covers a most eventful period: the Boxer Upris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the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f the winter of 1905, to which the present conflict may be traced. Whereas the former volumes are valuable mainly for the author's narrative, this volume contains many revelations, among which are the complete Chinese minutes of Yang Lansdorff negoti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the complete official Chinese text of the minutes of the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f 1905.

本書經日人長野勳•波多野乾一二氏譯成日文，由東京建設社出版，已出兩卷。他們認爲此書是有益中日邦交前途之作。

本書現在第五卷又經出版，材料之豐，知識之新，較以前各卷尤精。中外圖書館，各文化機關，外交家，政治家，歷史學者，大中學生，及一般國人，均應人手一編。

定價每卷一元 外埠及日本另加郵費一角三分 凡購五本以上者免收郵費

發行處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本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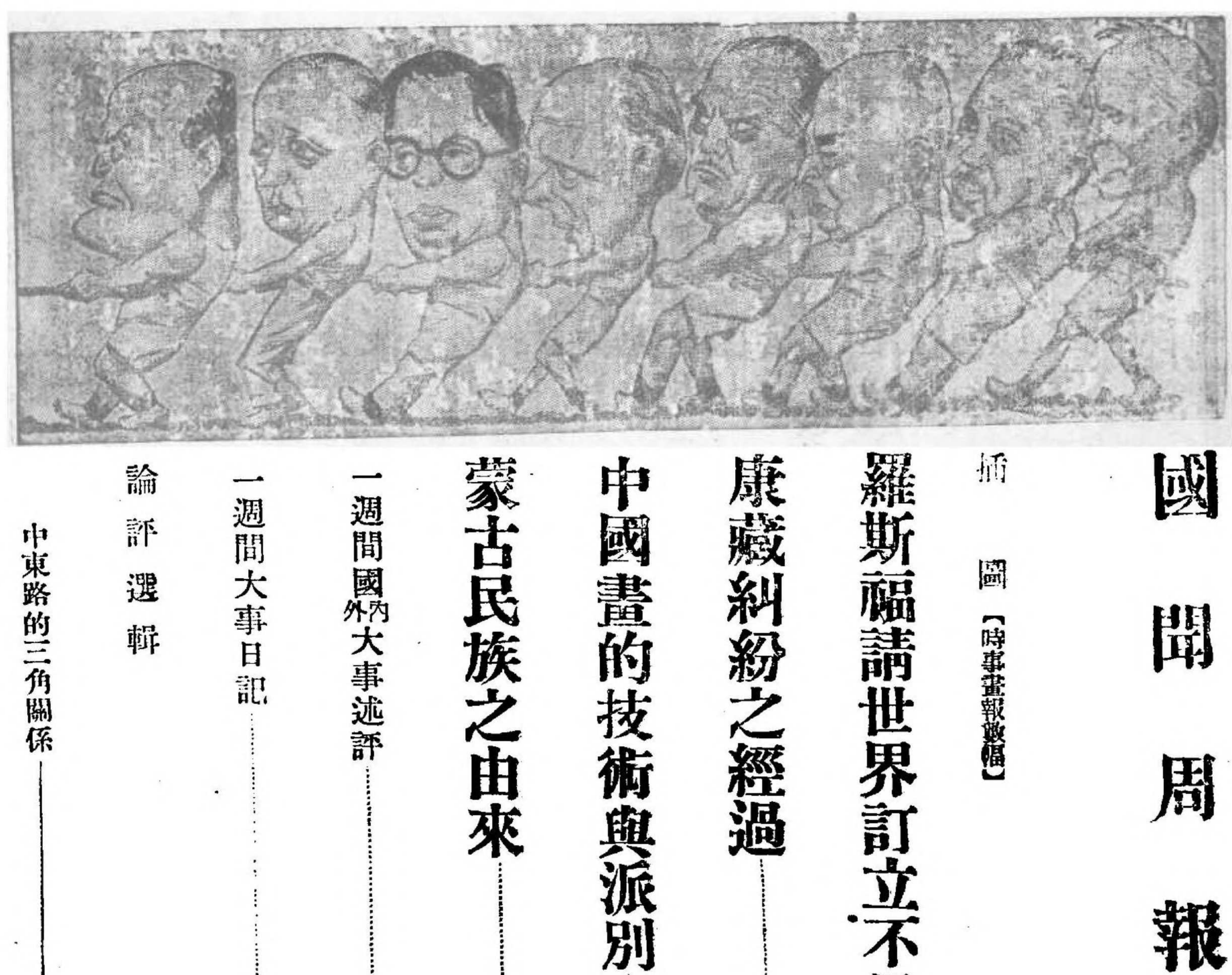
上海九江路三十二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成賢街長康里二號大公報辦事處 各地大公報分館及書店均有代售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謹啓

時人彙誌

劉華瑞

劉華瑞，江西人，三十四歲，長於哲學與史學，民國十二年去日本長崎出席亞洲民族會議，回國後，在上海與友人組織東方文化學會，一九二七年任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代理校長兼教務主任，同時爲國立音樂院聘爲文化史講師，一九二九年任國立武漢大學亞洲文化史教授，次年春季在上海倡辦中國藝術學院，一九三〇年去奉天任東北大學教授，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瀋陽，劉在上海組織國民救國協會，翌年三月國際聯盟會調查團來華被聘爲專門委員。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二十一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五月廿九日出版



羅斯福請世界訂立不侵犯條約

記者

最近世界局勢，日趨險惡，德國要求修改和約，重整軍備之聲，高唱入雲。日本撕碎各種公約，侵佔我四省土地，對英美復夢想海軍平等。裁軍會議竟成軍備競爭談判，和平公約之紙老虎，早經揭穿。第二次世界大戰，又若不可避免者。美總統羅斯福以維持和平及恢復繁榮爲己任。曾邀請英法各國要人赴美作重要談判，已有相當收穫。五月十六日羅斯福致牒四十四國之元首，呼籲訂立不侵犯條約。世界列强，頗多贊同。羅氏此舉，在促成世界經濟會議，挽回人類二次浩刼。此美國外交政策之革命，此維持世界和平之樞紐，不能不爲之大書特書者也。

一、華府談判之收穫及世界現狀

歐戰之後，各國創痛鉅深，夢想永久和平，乃設國際聯盟，爲之機樞；嗣以美國未經加入，故於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經美國之提倡，簽定九國公約，其主旨亦在求國際和平之保障。一九二四年英國勞工黨內閣與法國急進黨內閣成立，會草定解决國際紛爭之議定書，國聯大會，業有成議，而英國政變，內閣更替，其事遂寢。一九二六年有洛迦諾條約告成，使戰敗國而向受不平等待遇之德國，加入國際聯盟，許其立於平等地位。一九二八年復由美之克洛克與法之白利安商訂非戰公約，由並世諸國，先後簽字，相約不以戰爭爲遂行國策之工具。以上各種條約或協定，皆因國際聯盟，機能未備，實力不充，尚不能發揮維持世界和平之眞正力量，故特以種種文書條欵補充之。顧自九一八以後，中日紛爭，日趨嚴重，日本明知國聯盟約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未有强制執行之力，故敢於蔑棄正義，弁髦公意，置歷次議决案於不遵，最後且宣告退盟，在中國愈益侵略，逞情冥行，甘與世界爲敵。適歐陸方面，本有許多問題，難於解决，自經日本破壞，國聯機構，更見動搖；尤要者爲裁軍會議，勢將瓦解，各國有識之士，憖焉憂之。英相麥克唐納爲有遠見深思之政治家，固知安全保障爲法國防德之絕對要求，亦爲加强盟約權威之必需條件，故於三月十六日提出裁軍草案於日內瓦，首列安全一節，謂：『此節係以巴黎非戰公約爲根

據，加入裁軍協約之國家，大部分爲非戰公約簽字國，故在協約中應聲明：凡違犯公約之戰爭，即爲一系涉全體簽字國之問題，並等於對每一簽字國違背義務之舉動。是以在協約中規定遇有破壞公約之情事，或破壞公約之威脅時，經五個簽字國之請求，其中至少應有一大國，即應召開協約簽字國全體會議，此項會議，得由國際聯盟召集之，但會議之決議案，必須經列强之全體，及其他國家之大多數同意，始得通過。此種會議，如係因公約有被破壞之威脅而召集，則其目的應在議定應付此破壞行爲之辦法，倘使此破壞之事實業已發生，則會議目的，即在斷定應負破壞責任之一造。各簽字國間所成立之局部的協定，應一併加入本協約內，俾會議時不致有所隔閡，而便利決議案之成立，同時使實行此項決議案時，各國之行動得以一致』。北項規定，明瞭而決絕，足補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缺點，加重國際和平之保障，茲案經各國政府研究後，已決定作爲軍縮會議討論之根據。近日美總統羅斯福邀英法代表至美協商，據五月一日日本駐美大使出淵氏報告，謂羅斯福麥克唐納赫里歐會議結果，最要有兩點：『（一）爲政治的補充非戰公約所缺之制裁條項起見，擬即準備締結一協議條約，同時如在聯盟機構內，一致認定有侵略行爲之發生，則美國對於是項協議，亦得參加。（二）如有右列事態發生之情形，美國將不拘泥於從來之傳統的門羅主義，而對於與聯盟認爲侵略國有貿易往來之美國國民，國家拒絕其保護，並可爲禁遏此類貿易乃至一切行爲之必要的措置』。以上兩條，與英國在軍縮會議所提安全辦法，異曲同工，蓋美國案包含經濟制裁，英國案置重政治觀點。要之，一面可以滿足法國之防德心理，一面可以裁制日本之侵華暴行。美國對於歐陸之事，向取敬遠主義，今羅斯福態度如此，直爲美國外交政策革命之表徵，實屬年威爾遜所不敢爲者也。且也，法國安全既得保障，則英國裁軍計畫，可望進行，英美合作精神，於焉鞏固，由是而謀安定世界大局，改善經濟狀況，要皆可遊刃有餘，而其威脅日本，作用尤鉅。

此爲近日華府談判之重要收穫。而此種諒解，又爲六月十二日世界經濟會議之基礎討論。羅斯福之主要目的在挽救美國及世界之蕭條。欲實現其理想，惟有先行切實裁軍。然而適值此時，德國希忒拉執政以來，要求修改和約，軍備平等之聲，高唱入雲。日本撕碎各種和平公約，占領滿洲，又夢想與英美海軍平等。各種公約，早成具文，裁軍會議，料將失敗。以世界和平爲己任之羅斯福，於是又向世界作重要之和平提議矣。

二，美致牒四十四國請訂不侵犯條約

美總統羅斯福，五月十六日對全世界四十四國（蘇聯在內）之元首，發出共同申請書，請縮減軍備，絕對廢止侵略之武器，且同意制止武裝軍隊之踰越國境，冀以挽救軍縮會議之失敗，促成世界經濟會議之成功，是誠一高瞻遠矚之舉



有這樣的紙烟頭世界和平大致來了（美報）

動，且亦爲美國最近外交政策上之極重要的表示。其致我國府林主席之申請書，於五月十七日下午五時，由美使館參議裴克逕致我外部轉呈，其原文如下：

『林主席勛鑒。余以美國政府首領之資格，根據本國國民之深切希望，致文閣下，並請閣下轉告中國國民。此希望如何，即用可以實現之軍縮方法，以維持和平，並使我等對於經濟混亂局面之共同奮鬪，得告勝利。爲達到此目的起見，各國已召集兩大世界會議。居於此世界之男婦兒童，其幸福，其繁榮，以至其生命，實依賴於各該國政府在最近期內所採取之決定。凡社會狀況之改進，人類權利之維護，暨社會公道之發展，皆繫於此種決定。世界經濟會議，即將開幕，並將立即有所決定，蓋此項取決辦法，世界不能再任其延緩也。該會議必設法改變現在混亂之局面，使之安定，其方法不外使幣制穩定，世界商業自由活動，以及用國際合作方法，提高物價，總而言之，該會議應用明敏審愼之國際行動，以補助各國爲恢復經濟起見之各別的國內計劃。軍縮會議，開會迄今，已閱年餘，但仍未能達到滿意之結果，彼此意見紛歧，仍呈危險衝突之象。故我人責任，須根據於最大多數人民與最大之幸福，協力行動，以得實在之效果。當此非常責任之前，所有細微阻礙與目的，應概予掃除。凡因自私而勝利者，終至失敗。在世界任何地方，凡爲我世人之謀長久和平之進展者，方爲我人唯一値得努力之事。雖有歐戰之敎訓，及其殘酷情形，然今日世界各國人民，對於軍備之負担，較以前任何時代爲重。吾人試一問此種軍備之理由，顯然不外二端：一則因有政府，抱有顯明的或暗藏的目的，謀

犧牲其鄰邦，以擴充本國領土。余敢信抱有此種目的之政府，不過少數。二則因恐爲他國所侵略。余敢信大多數國家，所以覺有維持過量軍備之必要者，並非各該國家擬侵略他國



法國人眼中的希忒拉（英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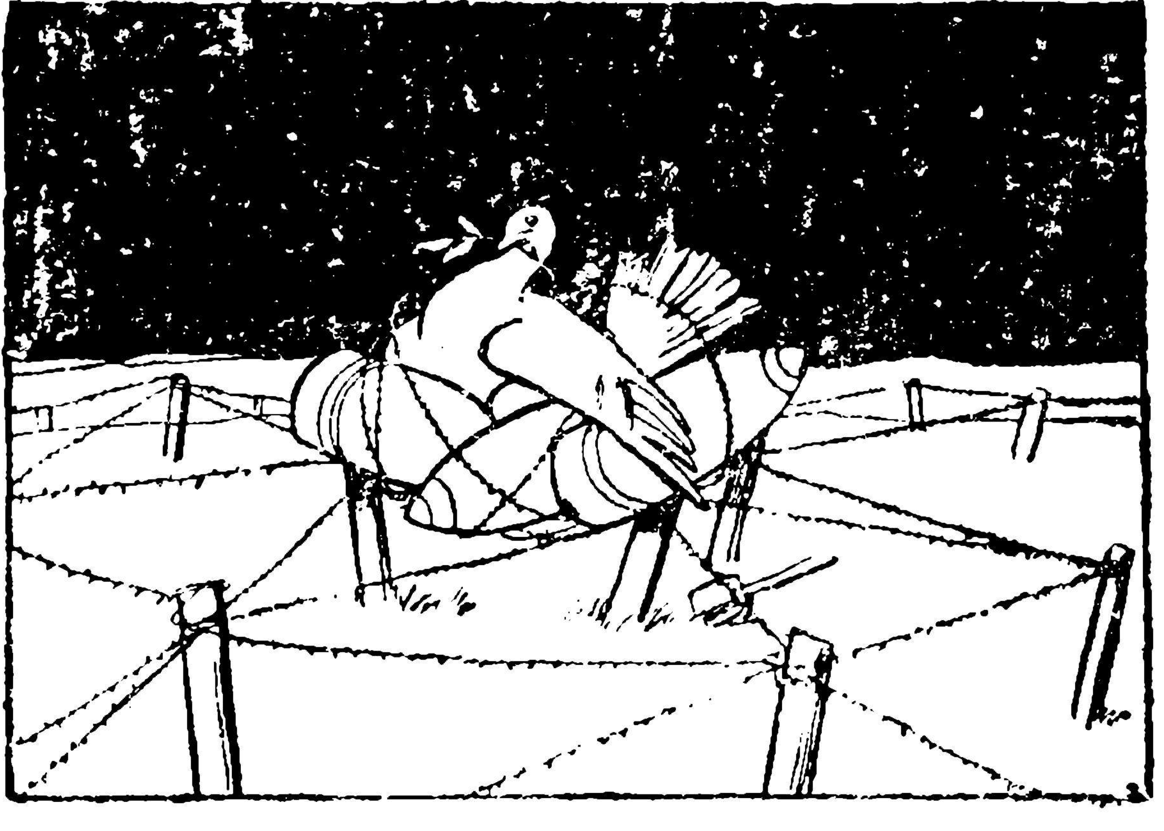
，而由於恐爲一國所侵略。此種恐懼，殊有理由，蓋因新式進攻戰具，遠勝於舊式防禦戰具爲強，如砲台戰壕電網海岸防具等固定防禦，如爲飛機重砲坦克車及毒氣所攻擊，則摧毀不難。若世界上各國，均能同意停止置備及使用有效攻擊戰具，則防禦工作，自然的成爲不可侵越，而各國之邊境及獨立，亦自然的安全也。攻擊戰具之完全廢止，爲軍縮會議之最終目的，攻擊戰具之確實減少幾種或多種，爲軍縮會議之眼前目的。美政府敢信，現在日內瓦討論關於立刻減少侵略戰具之方案，僅爲達到最終目的之第一步，現所提議立即實行之步驟，吾人並不信爲己足，但本政府仍歡迎現所提議之辦法，並願盡力於今後軍縮繼續步驟，使告成功。總之，在目前討論中，應行協定下列三項步驟：（一）爲達此目的，應立即取第一步確定之辦法，即在麥克唐納計劃內所大體指定者。（二）應商定時間及程序，以完成全體辦法。（三）在進行第一步及以後各辦法之際，任何國家，不得增加其軍備於條約規定之限度以上。然在軍縮全部時期之內，世界和平，必須保障，余因此次提出第四步驟，此步驟與忠實履行以上之提議，相輔而行，並與現行條約符合，即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公約，暨重行莊嚴聲明其限制及減少軍備之義務，並在簽約各國能忠實履行其義務時，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本國國境。以常識論之，倘有任何強國，對於日內瓦及倫敦關於政治經濟和

平之協同努力，不以眞正之誠意出而參加，則進步必受阻碍終至無成，在此事態之下，現正尋求以上兩種和平方式之世界文明各國，將必知失敗責任之所在。余願決無担任此種責任之國家，並願各國之參加此兩大會議者，以其宣示之政策見諸實行」，此即政治與經濟和平之大道。余確告貴國政府，對於此等願望之成，必能參加也。羅斯福。」

三、我覆牒美國切望訂立不侵犯條約

十八日中央要人在中政會議廳開會，商對美總統羅斯福宣言政府應取態度，羅文幹報告後，由各委發表意見，决定無條件接受，並推汪羅等三人起草答覆。汪談，羅氏宣言足以開啓世界和平之門，亦人類之福音。外交界觀察，羅斯福氏宣言之動機，一爲對德阻遏軍縮之惡化，一爲對日在華北之行動。林主席覆美總統電，於十九日晚十時直接電美總統府。原文如下：

「華盛頓美國大總統羅斯福閣下：接奉貴大總統致余及經余轉知中華全國國民之重要通牒，誦悉之餘，至欣慰及期望之意。中國政府及人民，有如貴國政府及其人民，同樣確信欲保障世界之和平，必須由各國協同努力，免除侵略之任何可能，其方法不僅僅在減少軍備：抑須共同擔保彼此領土不得互相侵犯。中國政府及人民，又確信全世界繁榮之復興，祇能在目前混亂局面之外，建樹一經濟組織，俾爲最多數人謀最大之幸福，中國政府，竭誠爲世界上任何部分謀久遠和平，對於軍縮會議之討論，在曩昔已曾與其他各國合作，今後仍當與之繼續協同努力。而在行將開會之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中國仍當本以上同樣竭誠之意，參加其工作。中國現已爲侵略之犧牲者，即爲過量軍備及新式攻擊戰具之犧牲者。大批武裝軍隊，絕無權利，竟已開過中國國境，而留駐於其領土之內，城市被毀，男婦兒童之喪失生命者不可數計。此次外國侵略，已使中國國家政治及經濟之組織搖動，故



火線上的和平之鴿（英報）

在其他國家成爲一種侵略之恐懼者，在中國已成爲事實。是以對於全世界各國，參加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公約，減少軍備，至嚴格的自衛程度，及締結並履行不派遣無論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過國境之約言，中國政府較之任何其他政府，更爲切望。中國政府，準備與其他各國政府聯合，實行貴大總統通牒內所指之各種步驟。此項步驟，當視爲爲維持世界各國安全之整個計劃。中國政府並深望在貴大總統提議內所指明之義務，而尤以第四項步驟內之義務，當盡量使之實現，俾世界和平緊乎政治及經濟者，得告成功也。林森。』

四，我國朝野對羅氏此舉之意見

羅外長五月十八日發表對羅斯福宣言之意見。謂當舉世各國充滿矛盾現象，列强各於其凋疲瀕危之國家經濟中，尤極力擴充其軍備，是不啻逼緊殘酷之世界大戰早日爆發。美總統能高瞻遠矚，倡議各國眞誠之軍備減縮與相約防止侵略，打破此各濟於自私之弱肉强食局面，爲並世之人謀長久和平進展，其熱心毅力殊堪欽佩，而爲人種幸福前途預祝慶賀者也。中國自始至終即祈禱並努力助成世界和平之實現，中政府過去，迭受野心家之侵略，但總以不引起事變之擴大，及努力使被人破裂無遺之局面彌補完正，並始終向世界人士呼籲正義，此在過去事實上均可證明。故對羅斯福氏之創議，在歷史上觀察，早合符節。惟羅氏謂世界各國軍備競爭擴張之理由，抱有犧牲鄰邦，謀擴充本國領土之侵略作用，實爲少數，但以我國所受侵略之直覺，殊感雖此少數之侵略者，已足破壞全世界和平而有餘，故我國朝野以爲欲求世界和平之得有保障，須在未能完全廢止攻擊軍備以前，羅氏提出之第四步驟認爲實有必要。謂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略公約，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武裝軍隊越出本國國境。但中政府對此尚有所憂慮。蓋野心家之侵略，未必能因莊嚴之條約即俯首就範，彼顯欲破壞世界和平者，輒不顧慮，所謂破壞之責任，結束歐戰之和平會議猶在目前，但今日瀛東之砲火正在猛烈殘酷不斷轟射之中，故所謂條約之義務吾人已不能信仰，每一簽字國均能眞誠負担。

五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社論『美總統之和平宣言』一文有云：

『美總統此舉，與目前形勢僵化之裁軍會議，及因德法抗障而起之歐洲危機，自有重大影響，因而對於下月開會之世界經濟會議，亦增加樂觀資料。查自英相赴美協商之結果，美國已決定贊同英國所提之裁軍計劃，表示美國願參加將來對付侵略國之諮詢條約。此次之宣言，即月來既定方針之公開表示也。此宣言之可注目者：（一）美國對歐洲事件，

本採局外主義，此次聲明參加諮詢條約，分負保持和平防杜侵略之責任，就美國言，爲外交政策之一大變化，而其影響亦不止於歐洲。所不知者，美國國會是否充分擁護此政策，因而對於美國究能實際行動至何程度，亦尙不明耳。（二）此宣言特別注重之點，爲實際裁軍，尤主張取消侵略的武器。按美國一貫的主張，以爲非裁軍不能恢復經濟，而法國則以爲非有安全保障，不能裁軍，十數年來，爭此一點。戰債問題，債務國咸主輕減，美國始終不允。其理由之一，即謂費巨款於軍備，而責美國犧牲債權，豈理之平。此次經濟會議之召集，爲打破經濟蕭條之僵局，然苟非縮減軍備，斷無經濟復興之望，英國提案之精神在此。適希忒拉高唱德國軍備之復活，裁軍會議幾不能進行。美總統此次宣言，即針對歐洲最近之形勢而發。倘德國因此而爲合理的退却，法國因有安全保障之故，對裁軍問題，改採積極態度，則裁軍會議之初步的成功，殆有望乎？果爾則亦世界和平之一進步矣。

『至於由中國立場言之，原則上，凡美總統所主張者，本爲中國所贊同，而凡該宣言中所反對者，則皆非中國之事。如侵略武器，固我所無，派兵越境，亦無此心，既不圖破壞他國主權，更贊同樹立經濟秩序。再就事實言之，中國今日，爲世界共見共聞之被侵略國，則凡足以維持世界和平，防杜國際侵略之任何計劃，當然贊同。即關於永久裁軍計劃，果各國遵行，而規定公道，則中國將來，亦當然願受平等之限制。是以在原則上，對於美總統宣言，自當立即贊同，毫無疑義者也。不過美總統此舉，其主要對象，爲緩和歐局之危機，而實際裁軍問題，中國現在殊少關係。至於制止侵略，禁止越境，其意甚是，其效如何？蓋美國外交，往往虎頭蛇尾，既有反對陷入他洲漩渦之強烈的輿論，憲法上外交權又在上院之手，是以歷來美國行政部所主張者，多止於原則主義之動人聽聞，至於實際運用，則伸縮進退之間，頗多變化。此次宣言，其內容較具體而充實，就美國言，已爲打破慣例；以美國國力之偉大，與羅斯福氏聲望之隆，是以一電喧傳，各國鬨動。然而在歡迎稱頌之聲浪中，各國人士，對於今後之實際發展如何，蓋猶保持刮目以待之態度也。中國今日，方當國難，國家主權，岌岌不保，三大公約，皆等具文，則對於美總統宣言，除表欽佩贊同之外，更有何說。美總統好爲之！勿令世界更多一種紙面上之非戰公約，則幸甚矣！

五月二十二日該報社論又云：『蓋第一可悲觀者，此次不侵公約提議之先，本有非戰公約，其特關中國者，又有九國公約，而規定一般國家相互尊重領土主權者，又有國際盟

約，此皆燎燎之公約也，然俱無裨於中國作侵略之犧牲。是則今日即再訂一新公約，曰互不侵犯，曰禁兵越境，然現在中國即正受侵犯，且早不止越境，我領土被占者，已大於歐洲數小國面積之總和；撇開此項現有之嚴重事實不論，而又將訂一不侵公約，則與中國何所補哉？若曰訂約之後，始有效力，則現在被侵之事實將如何？況將來依然無保障哉？美總統提議之第一動機，在逼迫縮軍。縮軍會議成功與否，茲姑不論，縱成功矣，亦復無救於中國之被侵。何則？如林主席電云，中國已爲過量軍備及新式攻擊戰具之犧牲者；然侵我者之日本，縱接受英案，實際縮軍，其能侵我如故也。日本對我，初未大舉動員，海軍幾乎未用，空軍施虐，亦只其一部分耳。是以我之作侵略犧牲，乃由於我之軍備過小，不堪自衛，與縮軍會議之成否，殆無關係也。是以由實際情形論之，第一：我國不可復專賴任何公約，第二：欲免作侵略犧牲，惟有賴諸自衛。』繼云：『該宣言中，不提遠東一字，正見其意義之深刻化。』『歐局果能安定，縮軍果能成功之後，美總統政策之將影響遠東，亦無疑問。』

五、列強態度

羅斯福之和平宣言，第一爲對德國軍備平等要求予以制裁，第二爲給予日本在遠東侵略一相當阻遏。但世界多數列強，大都對羅氏宣言表示贊同。

德

德總理希忒拉五月十七日在議會之演說，聲明修改和約之必要，堅決要求軍備平等。但對羅氏宣言亦表示接受。希氏之言曰，『德國始終準備放棄侵略武器，惟須世界其他國家採取同樣之行動。德國並願簽訂任何不侵略協定。蓋德國除爲己身安全外，並不存侵略之夢想也。德國認美總統羅斯福令美國爲歐洲和平担保人之恢廓的提議，如能實現，則誠意欲維持和平之人士，均將感覺重大之滿意。』希氏在如雷之鼓掌聲中繼稱，『德國政府與人民，將不能被迫簽訂任何條約，表示德國永久處於被擯者之列。如欲以恫嚇手段，威脅吾人，在勢惟有失敗。德國或有遭受強暴之可能，但自身決不簽訂使此項強暴手段合法之文件。』希氏結論，希望其他國家，能了解德國明顯的決心，終止錯誤之時代，並根據平等權利，獲得各國間之完全妥協。議會一致通過決議案，認可希氏演詞，可代表德國觀點。十八日美國務院宣布，接到德總統對羅斯福申請書之覆文，內容表示贊同。十九日裁軍總委會開會時，德代表那多奈演說，謂羅斯福致各國領袖之申請書及希忒拉在國會之演說，證明普遍裁軍之需要，不然人民之安全，無法澈底保障。德國人民要求各國軍額縮減，及德國之平權，以求安全。英國之

裁軍計劃，能為解決此種問題之基礎。那多奈以德政府名義宣言，接受英相裁軍計劃，不但以之為討論基礎，並且以之為將來裁軍條約之基礎。是德國已充分接受美總統之提議矣。

日

日本態度對羅氏提議，原則接受但附有保留。為增強非戰條約力量而締結協議條約，以約束合國侵略，原則上固所贊成，但對於自衛權之行使，應附明確之保留。一切武裝兵不得移動國境以外之定議，如歐洲比較有秩序之國家可以適用，然於遠東有特殊的狀勢之地域，軍隊警察的活動，則不能不承認。一說派兵越境問題，則須列強準備承認長城為中國與「滿洲國」之疆界，否則日本難以同意云。二十日日皇電羅斯福，對羅氏和平宣言，允予以充分考慮。

俄

蘇俄政府對羅斯福之申請書表示贊成。十九日發表蘇俄主席加列寧對羅氏申請書之答覆。原文云：『閣下送致各國領請政治上經濟上和平之申請書，業經收到，余信蘇聯人民方面必將有極熱烈之反響。蘇聯政府在一切國際會議中，均曾不斷的提請注意謂普遍之裁軍，實為維持各國和平必不可少之前提。蘇聯政府在日內瓦曾提議並贊助普遍之裁軍，同時並將彼卑劣之嘗試，即欲利用裁軍，犧牲其他之各國，以謀若干國家政策上之利益者，為之揭穿。蘇聯政府現已與多數與蘇聯有國交之國家締結不侵犯之公約，故對於閣下所提一切國家均互締不侵犯公約之提議，只有表示歡迎。蘇聯對於經濟和平之政策，亦復如是。蘇聯曾在日內瓦提議締結經濟上互不侵犯之公約，固為舉世皆知之事實也。須知甲國對於乙國之侵犯，無論為軍事抑經濟的，其影響決不僅限於甲乙兩國，而以其助長現在經濟之紊亂，其影響必將波及一切其他之國家。蘇聯政府甚願本此精神，繼續努力，而與有關係之各國政府，在日內瓦之裁軍會議或在倫敦之經濟會議協力合作，以謀此項政策之實現也。蘇俄報紙對羅斯福申請書，予以充分贊助。俄報認此項宣言，很本係針對遠東情勢，「消息報」暗示，預料美俄或將作更密切之合作云。

英

前麥克唐納赴美，與羅斯福談判，已有相當諒解。十六日羅斯福宣言發表後，當日麥克唐納亦發表一動人之宣言，歡迎羅斯福氏請各國維持和平之呼籲。在清教會席上，英相謂，「羅氏之宣言，為歷史上偉績之一，自其宣言觀之，羅氏表示美國關於世界和平，決不能漠視」。聞英擬已準備起草包括美總統建議之世界不侵犯條約協定。

法

法國對於德國軍備平等要求，絕難一致。但法國對羅斯福之宣言，則極力贊同。法總統接到羅斯福之和平申請書後，十八日作覆如下，『今接貴申請書，特此致謝，內中高尚之情，令人欽仰。閣下酷愛和平，及欲恢復人民經濟之誠意，法國人民，甚爲感激。』但法國對英國裁軍計劃則表示反對。

義

十九日義王親自答覆羅斯福總統之申請書，對羅氏向世界呼籲和平，表示同情。義駐美大使奉令，向美國務卿通知義政府遵守羅總統之倡議云。

裁軍會議總委會十九日開會，韓德森主席，開會後，以英法二語誦讀羅斯福之申請書。韓氏代表大會，表示深刻感激。彼謂，大會已準備完全贊成該書內載之建議。韓氏宣稱，彼相信麥克唐納之計劃，可爲解決世界糾紛問題之基礎。

美國對於德國及其他各國接受提議，深爲欣慰。美代表台維斯在歐洲關於美國政策，又有補充。二十二日美代表台維斯在裁軍會議作重要演說，申述美國願協助縮減軍備，並參加其他保障和平之辦法。台氏說明軍縮之最後目的，應將軍備縮減至國內警務需要之範圍。英國之提案，乃裁軍之最好切實辦法，美國誠摯接受，參預會議各國，如決定某一國違背其國際義務，美國對此決議，如亦贊同，則美國將不採取任何行動，而阻碍各參預國爲恢復和平所作之共同努力。美國且願參加一種監視實行裁軍辦法之機關。英外長西門對台維斯表示英政府熱烈感激之意，並謂羅斯福之宣言及希忒拉之演說，已使裁軍問題進展，此時應商議細目。故裁軍會議已大有進展。

康藏問題之嚴重性

徐戡五

自甘孜大白兩寺發生糾紛以來，迄今瞬逾三載，川康軍雖進取至金沙江西岸，收復民七失地，但達賴甘爲傀儡，受人利用，英人發縱指使，補助藏人軍實，以圖捲土重來之警報，又頻頻入耳，康北青南，民不聊生，西陲半壁，岌岌可危。際此康藏問題日趨嚴重之日，而川黔之混戰又起，豈我東北數省之喪失，猶未足以警人心醒迷夢耶？

英帝國主義者之垂涎我國西部各地，已匪伊朝夕。自赤俄確立外蒙勢力以來，橫貫中亞之土西鐵路，同時告成，蒙古既受其慫恿而獨立，新疆亦入其勢力範圍，我國邊陲四嚮、已去其二，今者日人又以暴力佔我東省，英人感受刺激，豈能對我西藏而不積極加以注意乎？蓋英人對華侵略之傳統政策，素以獨佔華南爲職志，一方面對於赤俄在新蒙勢力之增長，不能不謀應付之方，一方面爲維持其印度殖民地計，又不能不侵入西藏以厚其保障，近年來由印度建築鐵路，已達江孜以東，其意固在打通康藏，沿長江而直達上海，故數十年來慘淡經營之結果，已置達賴於掌握之中。藏地遼闊，交通不便，文化落後，人民頑梗，自喇嘛教創興以來，歷千百年而不變，如醉如癡，悠悠忽忽，英人奸狡百出，利誘威脅，無微不至，前以大白兩寺爭產小故，大施詭計，煽惑藏人，達賴甘爲利用，興兵入犯，一次受創，又圖反攻，近又聞動員全藏民兵，將有大舉來侵之舉，並發表宣言，謂自四川鑪定橋以西，雲南中甸維西以北，青海玉樹以南，均係唐古特地，現當一律收回等語，其野心勃勃，以英帝國主義者爲背景，不卜可知，我西康戍兵，只余松琳黃漢丞二旅，防禦兵力，既已薄弱，而川戰現又爆發，劉文輝無暇西顧，情勢危急，顯然可見。中央政府對於邊防，平時既漫不注意，禍變既起，仍無防禦之方，或戰或和，或撫或剿，迄無定策，前雖召集西陲國防會議，亦未聞議有妥善之法，國家養兵數百萬，只知內戰，不知禦侮，一旦國防有變，又復惶然失措，東北既已淪亡，而此西陲之半壁河山，寧能再容其變顏色耶？康藏形勢，既如此其嚴重，若不速謀解決，則西藏恐將爲東北之續，此吾人不得不大聲急呼，以喚起國人之注意

也。

一、大白糾紛經過與當局處置

西康甘孜縣屬白利村，有亞拉寺一座，向爲白利土司家廟，寺中大喇嘛智古，係前老土司由林葱桑株家接來，曾派十五戶百姓供其支應，自幼至壯，相處最優，前歲老土司死後無嗣，衆議迎其女歸來主持一切，其女曾嫁與孔土司宜美爲婦，現已孀居，該智古欺其孤弱，思欲奪其產而據其位，但爲白利頭人所不許，適該寺小娃多吉布珠兄弟二人，迭犯盜案，又縱火焚燒土司官寨，經頭人阿本布甲查獲，送縣究辦，旋即釋出。時智古因事至昌泰，多吉布珠即前往會晤，挾前嫌怨，慫恿智古逕投大金寺，並將以前老土司所給十五戶百姓及寺座一併獻之，大金寺亦不問其來歷如何，公然用武力前去接收，白利村人民不服，具呈甘孜縣署控告，大金寺竟不受地方官處理，於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突派人槍數百，佔領白利全部七村及三喇嘛寺，圍提喇槍二百餘枝，擄去男女二十七人，焚燒民房七座，刦掠牛馬騾羊貨物金銀約值二十餘萬兩，幷高豎藏旗獅式旗多面，以耀武揚威。

當大金寺沒收亞拉寺產及白利村人物時，聲勢洶洶，不受漢官處理，甘孜縣長恐發生重大變故，特電康定駐軍馬旅長加派部隊前往鎮攝，並又由馬旅部派參謀朱憲文馳往秉公處理，以息糾紛，殊行至半途，即遇大金寺佔領白利各村之武裝喇嘛，該寺頭目，拒不見面，朱參議無法 ，乃折回甘孜。

朱參議回甘孜後，馬旅長本息事寧人計，加派周軍法前去，並又招請鑪霍縣壽寧寺管事大喇嘛朱倭大頭人，孔扁各鄉喇嘛及村保等凡二十餘人前往大金寺爲調人，詳爲開導，令其先將侵犯白利之兵，一律撤回，騰出亞拉寺以爲交涉地點，往返多次，該大金寺異常崛强，始終不願退兵，並聲稱非加入番官，不能調解，但番官始終未到，各調人見無結果，亦各散去。

大白糾紛，調解既無結果，大金寺武裝喇嘛又有前往佔據甘孜之警報，甘民異常惶恐，白利村人民遷往他處避難者尤多，馬旅長見此情形，知大金寺如此強橫，非派兵彈壓，恐釀巨變，糜爛地方，乃派劉營長茂森由康定率兵兩連赴甘，會同駐甘之羅營長海寬隨時彈壓，俾免雙方再起衝突，藉以安輯人心。

大白糾紛既起，西康總商會主席余良基等，以大金寺逞强不服調處，居心造亂，恐該寺積欠康定各茶商銀號共八萬餘兩，無法收取，適有該寺夷商七人到康，總商會循各商請求，呈請駐軍代爲追繳，以顧商本，馬旅長乃將該夷商七人

，一併扣留，飭令歸還此項欠款後，即予釋放。

大金寺武裝喇嘛，既不服調解，更欲佔據甘孜，該地駐軍為防患未然計，曾派兵一連分紮獨工村，以為戒備，殊該寺喇嘛竟乘我不備之際，突來大隊擊斃我守哨排長一人，又斃守哨兵十餘名，駐軍以未受命令，不敢還擊，但大金寺得寸進尺，着着逼人，駐軍不得已下令抵抗，遂於十九年九月初間將白利各村完全收回。正欲進攻大金寺，適國民政府來電，循達賴請求，應予和平了息，我軍遂未追擊，不意達賴一面向國府輸誠，藉緩我兵，一面更派大部，前來接應，二十年一二月間，達賴派來部隊約一萬二千餘人，節節進攻，步步為營，我軍兵少力弱，不能支持，遂於二十年三月十日退出甘孜，我軍援救不及，加以馬旅長之未事前防備，又於三月十六日失去瞻化，退守鑪霍，而鑪霍縣縣長張次培又被俘去。查大金寺在林葱阿堵之間，居高臨下，形勢險要，平時有喇嘛三千餘人，恃其槍械精良，驕橫罔忌，漢官過寺，概須下馬示敬，自陳遐齡戍守該地以來，未加管理，其後日漸侵淫，不受漢官約束，自民七絨壩岔之役，助藏作戰，未予懲治，後益妄自尊大，將地方政務，悉行攬盡，知事等諸備員，其專橫跋扈，不一而足，今茲擅開邊釁，陷我名城，別具肺心，可痛可恨。

二、唐柯三赴康交涉情形

中央以康藏糾紛日益擴大，影響於國防至鉅，乃令川康邊防軍轉飭前線停戰，靜候中央用政治手腕解決一切，一面更電達賴，令其將所佔甘瞻二縣立即退出，以息糾紛，並錫達賴以護國鴻化普慈法師封號，以示懷柔，俾其折服，一面又派大員赴藏，和平解決，於是蒙藏院即派該院總務處長唐柯三起程赴康，負責調解，唐氏於二十年四月三日由南京動身，沿江西上，五月中旬到達成都，與川省府及川康邊防軍劉文輝總指揮接洽一切，乃於六月二日由蓉繼續前進，劉總指揮特派翻譯李國霖，又派陳啓圖為西康安撫專員，隨同啓行，藉資照料。十一日抵康定，西康民衆特於十四日舉行盛大歡迎，當時唐氏即發表宣言，以告西康民衆，茲撮要如下：

一、從速以和平方法解決甘案，以固國防。
二、請中央飭達賴退還歷來所佔各縣，以便建省。
三、藏方駐軍，應立即撤回原防。
四、調查大白曲直所在，公平調處，使兩造折服。
五、否認達賴與英國私訂之各項條約。
六、西藏政權，交由中央主持，宗教權交由達賴處理。
七、請中央從速組織西康省政府。

八、請中央從速修建川藏鐵路，以固國防而利交通。

唐柯三既抵康定後，藏方代表尙未確定，唐特派員迭電達賴催促，囑其速派代表赴前方交涉，藉以迅速解決經年未



藏軍總司令瓊讓代本（中坐者）（黃慕安君贈）

決之懸案，但自唐氏抵康後，倏忽已逾三月，藏方代表，僅云在途，並無確切赴康消息。至於交涉地點，在唐意則以臨時情形而決定，決不堅持成見，最初本擬在鑪城會商，倘藏方代表以路遠不願到，如甘孜能恢復戰前狀況，一路平安無事，則可於甘孜交涉，嗣經唐柯三再三電促，昌都噶倫阿丕始來函，請其赴昌都交涉，但唐氏以路途太遠，復函拒絕，並促其赴甘晤面，幾經交涉，噶倫仍託辭不來，並致函唐氏，謂如不前去交涉，即將遄返拉薩等語。唐柯三以藏方延宕不來，當係另有背景，但久不晤面，終非了局，乃派前川軍分統領劉贊廷前往德格，會晤該地藏軍長官瓊讓代本，代表唐氏談判一切，但雙方均係代表之代表性質，殊無解決事件之可能，雖往復來函磋商，噶倫强詞奪理，有謂川藏界限，最低限度應以泰寧爲止等語，故終無結果，達賴之無誠意媾和，於此可見一般。洎乎瀘案爆發，全國震動，中央不暇西顧，唐氏不得已，委曲求全，以免戰事再行擴大，影響於我國家前途至大。乃達賴只允先議大白事件，不談甘瞻，藏人野心所在，路人皆知，茲將唐氏與達賴所訂之和約八條列下：

一，現遵中央命令，謀漢藏和好，甘孜瞻化，暫由藏軍駐守，將來候中央另案辦理。

二，道鑪各駐軍二百名，甘瞻各駐軍二百名，不得互相侵犯，如有何方生事，由兩方會同制止。

三，大金寺原屬甘孜喇嘛寺，所有與白利爭執，歸瓊讓秉公處理，不得虐待。

四，窮霞二村，仍歸理化，朱倭退鑪霍。

五，大金欠鑪商之欵，由瓊讓飭該寺從速歸結，恢復康藏交通，所有漢藏來往商人，一律平等待遇。

六，被擄官兵，一概送囘，所有優待費撥還歸墊。

七，馬旅長及瓊讓代本各派員互表川藏親善之意。

八，以上各條，係議定和好條件，將來中央藏事大會議決立案，與此無涉。

由以上八條看來，雖處處有伸縮之餘地，但既允藏方駐兵甘瞻，復承認大白糾紛由藏方瓊讓處理，我國失敗到底，令人痛心。唐氏如能本其當初所抱宗旨，據理力爭，始終不屈，即或藏番强頑不靈，留待中央解決，亦無不可。觀其所訂和約，既未達到一般人民之願望，即與其宣言相較，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而達賴猶認爲不滿，要求朱倭窮霞劃歸藏屬，並曾提出漢藏界限應以鑪定鐵索橋爲界，即讓步亦須劃至泰寧等語，達賴如此恃强橫蠻，得寸進尺，能不令人髮指耶？和約既成，唐氏乃返京復命。

三、川康軍大張撻伐後與瑪孥

唐氏與達賴所訂之漢藏和約，既不成樣式，川康邊防軍總指揮劉文輝，既負捍衛國防責任，不能坐視，乃迭電中央，力主用兵，收復失地，以固國防，中央始予以處理康藏糾紛之全權。其時達賴乘我淞滬事件發生，受英慫恿，復增兵內犯，聲言進取全康。斯時駐康定之川康邊防軍第二旅旅長馬驌，適爲亂兵所戕，劉總指揮乃派第一旅旅長余松琳率部前去鎮攝，並擬具第一步計劃，先收復甘瞻，第二步爲攻取大金寺，第三步爲收復民七失地，第四步收囘全康各縣。計劃既定，乃於二十一年六月與藏軍決戰，藏番理曲師老，節節敗退，我軍一戰而克瞻化，再戰而克甘孜，乘勝追擊，三戰而克大金寺及絨壩岔兩要地，藏軍不支，我軍又復進襲德格，直抵金沙江岡拖河邊，收復德格名城，而民七失地，如鄧柯白玉等縣，完全被我軍克復矣。達賴戰事失敗，乃向我乞和，川康軍擬約同青海駐軍乘勝進攻，收回全康失地，未幾川戰又起，劉文輝不暇西顧，又復委曲求全，與藏訂立停戰協定，其時川康邊防軍交涉專員爲前敵總指揮鄧驤，西藏則派瓊讓代本爲專員，訂立漢藏停戰協定六條如下：

一、漢藏雙方接受議和協定，棄嫌修好，所有漢藏歷年懸案，聽候中央同達賴佛解決。

二、漢軍以金沙江上下流東岸爲最前防線，藏軍以金沙江上下流西岸爲最前防線，雙方軍隊，不得再逾越前方一步。

三、自中曆（二十一年）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八日止，

藏曆八月九日至二十九日止，雙方作戰部隊，各將先頭部隊撤退，漢軍退甘孜德格白玉以東，藏軍退葛登同普武城以西，其最前線漢軍如鄧柯德格白玉，藏軍如仁達同普武城境內，雙方每處駐軍不得逾二百名，並各派員互相監視撤兵。

四、自停戰撤兵日起，雙方交通恢復原狀，商民往來無阻擋，須雙方官廳發給執照為憑，並本尊崇佛教維護佛法之意義，對於在康在藏各地之寺廟，及住寺潛心修養與往來兩地之喇嘛僧侶，雙方均一律保護。

五、自條約簽字之日起，各飛報政府存案，共同遵守。

六、此條約適用於漢藏雙方，如有未盡，將來由中央會同達賴佛修正之。

注：此項條文，係由報紙上得來，如有錯誤，容再補正

以上停戰協定，自比前次唐柯三與達賴所訂之和約稍佔優勢，惟二十一年川戰既已爆發，戍守兵力又由劉文輝抽回一旅，防禦能力，自必薄弱，據近日報紙所載，謂達賴得英補助，將於最近反攻，是則藏事前途，恐將不堪問矣。達賴賦性驕橫，易受威脅，亦易受利誘，以過去事實言之，曩於一九〇三年英大佐赫榮鵬率兵入藏時，達賴亡命蒙古，欲親俄以謀恢復，及中英協定告成，我國對西藏之宗主權亦已確定，達賴得回拉薩。時川督趙爾豐經營西康，頗有端倪，乃達賴不安於位，思以抗我，嗾使番民謀亂。及趙爾豐率兵入藏，實行痛剿，達賴又妄自猜疑，自知罪在不赦，又逃亡印度之大吉嶺，受英卵翼，示以小惠，達賴遂感激而甘為利用。民國初年，乘我駐藏漢軍叛亂之際，借英力返藏，宣佈獨立，自是以後，達賴遂以英國為護符，置宗主國於不顧，且時為虎作倀，稱兵入寇，近雖稍受懲創，然尤執迷不悟，恐未足以言平靜，故達賴殆一反復無定之魯權，其背叛主國，甘作外人傀儡，昭然若揭，今若迭電求和，是否誠心內附，尚係絕大問題。

若再以疆域言之，西康疆域，在趙爾豐時代所改土歸流者，共三十三縣，以其疆界而論，東自打箭爐起，西至丹達山止，計三千餘里，其南與雲南之維西中甸接，北逾當拉嶺而與青新相連，約計二千餘里，幅幀遼闊，等於川而埒於藏，民國初年，藏人驅我駐藏漢軍，川督率兵進剿，滇督亦派兵相援，藏番大敗，正欲直搗拉薩，恢復歷來中藏關係，乃袁世凱稱帝心熱，不助餉彈，以致功敗垂成，而川滇兩軍，不但未入藏境，即西康原有之恩達，碩督，嘉黎，太昭，科麥，察隅等六縣，亦未收復，民三森姆拉會議，藏人受英慫弄，提出中藏界限應將青海全部劃入藏界之謬說，國人反對

，會議遂無結果。達賴之悔，誠不可及，而英人對藏野心，遂從此日熾。民六戰事又起，斯時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只知吸食鴉片，不事預備，倉卒之間，類烏齊，烟袋塘諸地相繼陷落，民七四月，更攻陷昌都，同時南路之察雅，寧靜，北路之百縣，同普，德格，石渠，鄧柯，懷柔，白玉，武城等十餘縣，亦告失守。藏軍勢如破竹，川邊為之大震，乃陳遐齡不知抵抗，竟與藏人私訂昌都條約，此外更認英浪人台克滿為居間調人，另訂停戰條約四款于甘孜絨壩岔，從此康藏界限，南以巴鹽，北以甘瞻為界，趙爾豐苦心經營之西康全區，遂淪亡五分之四矣。前年大白糾紛，又失去甘瞻兩縣，雖經唐特派員之幾經交涉，但終無結果，而藏方咄咄逼人，更欲舉兵東犯，幸我川康邊防軍大張撻伐，收復失地，一洗十餘年來之恥辱，誠屬國家之光。現刻川康軍收復之區，連同原有各縣，以四川省政府任命縣長權力所能達到之地，計北路有道孚，鑪霍，瞻化，白玉，石渠，丹巴，德格，鄧柯，甘孜，南路有雅江，理化，稻城，德榮，巴安，定鄉，貢噶，安良，康定，鑪定，義敦共二十縣，（查鹽井一縣，去歲尚在川省統治之下，自今歲格桑澤仁勾結藏人謀亂後，即為藏番占去，至今尚未收回，可嘆）。尚不及全康三分之一，且藏軍有英人接濟，不難立即補充反攻，暫時戰勝，尚不足以保障國防，劉總指揮有鑒於此，已電征青南警備司令馬步芳師長同意，會師昌都，直抵拉薩，犁庭掃穴，改革藏政，一掃英人在藏勢力，藏事平靜，可立而待，乃者劉湘統一心熱，川省混戰，忽焉爆發，金沙江防務廢弛，計劃未得實現，一簣功虧，未覩厥成，實誠令人痛心疾首者矣。

四、青康藏現狀及其關係

當達賴取得甘瞻時，即分兵北犯青海，直窺玉樹，其居心造亂，破壞國防，實為我國民眾之公敵。攷青海為我國西北之屏藩，玉樹乃青南之門戶，介於崑崙與當拉嶺之間，金沙，雅礱，瀾滄諸江之上游，皆衍流其中。其界址東接西康之鄧柯同普，東南接西康之昌都，南接西藏之類烏齊三十九族，北接蒙古，西界新疆，東西長約二千餘里，南北寬約千餘里，面積四十餘萬方里，耕牧相雜，物產極富，蘊藏亦頗豐饒，實為青南精華會萃之地。其間民族共分二十五族，內以囊謙族為最大，設有千戶領袖，其餘各族，皆設百戶，共時視為異域，未加注意，不過有時略為監視，聊示羈縻而已。自前清收復之初，即將玉樹二十五族劃歸西寧夷情衙門管理，二百年來，此疆彼界，與西藏毫無境界糾紛之事。自民三森姆拉會議以來，英人有將崑崙以南，當拉嶺以北之地劃為內藏，德格以西之地劃為外藏，自是遂成為中藏問題爭執

之焦點。民七交涉之結果，遂以金沙江爲界，江之西岸如同普，武城，江卡，鹽井，均歸藏有，岸自安南以南，則歸川邊，此次交涉，係英人台克滿代爲辦理，藏人見交涉勝利，傾向英人愈甚，同時輕視我國之心亦愈甚，近復大舉侵青，進陷青南之囊謙及大小蘇爾莽等地。查青海外拒蒙古，比隣新疆，在防俄防英兩重任務之下，關係我西北全局甚大。茲者，赤俄侵新，自中亞土西鐵路告成以來，既如此其急進，而英人謀藏，步步進逼，又如此其嚴重，稍有疏虞，邊患即隨之而起，若不速謀解決，傀儡藏人，得寸進尺，將演成東北第二之禍，現馬師長已將大小蘇爾莽等地收回，若再進而與川軍連絡，不難一鼓蕩平番藏。無如四川羣醜，只知自相斫殺，康藏前途，殊不樂觀。

五，英人侵藏之現況

帝國主義者，擁其雄厚之資力，挾其威猛之砲艦，掠奪我次殖民地，侵掠我弱小民族，東北與淞滬之役，吾人固已含垢忍辱，正亟亟於自立自決之工作，以圖生存之道，迺者東北之敵氛未平，而西陲之侵略又至，其嚴重之性質，固不讓於東三省者也。英帝國主義者乘我頻年內亂，邊防失敗之際，對於西藏侵掠，未嘗放鬆一步。及自哲孟雄淪亡以後，其勢更極，浸浸乎有掌握全藏政治經濟命脈之概。民七藏人侵攻康地，我軍失敗，於是藏人之勢力，已進展至金沙江以東之地，直言之，即英帝國主義者之惡燄，已侵入我西康南北兩路之大半而耽耽於川滇兩省矣。前歲大白兩寺小故，釀成戰爭，而受其害者，直接雖爲康人，而其背景，不問可知，是其爭端之起，不過導火綫耳，其遠因之嚴重，較之東北事件，並不稍遜，而其具體事實之爆發，較之日帝國主義者之侵佔東省，則又僅時間上之差耳。蓋大金寺喇嘛，勾結藏番，私通英人，暗置軍火，以一崇信佛教之寺院，招納匪徒竟至數千人之多，別有懷抱，顯然可見，而戰爭失敗，又復求援於英，故此次康藏糾紛，表面上雖爲中藏兩國事件，而其實則爲英帝國主義者掠奪我西南領土之陰謀，向我整個民族進攻之表現，藏人不過其衝鋒隊者也，其關係於我國家前途之安危，實間不容髮，言念及此，不寒而慄，顧國人素守好大喜功之戒，對於邊疆問題，極爲淡薄，而於領土關念，亦極漠然，若曰即使得之，亦曰猶獲石田，顧石田奪而腴壤危也。我國視爲荒土而忽之，彼一經營，則荒土化爲奧區，以奪我利柄，我見爲甌脫而不之顧，彼一佈置，則甌脫變而爲重鎮，以逼我巖疆，伺間候暇，永無底止，布置侵略，一步不變，茲者英人勢力，既深入西藏腹地，而達賴猶執迷不悟，引狼入室，寧不令人痛心。茲將英人最近侵藏之政策，

略述如下：

西藏自驅逐漢兵後，隨即驅逐在藏漢人，達賴身旁，除藏官外，常聘英人爲其顧問，其實即爲英人之坐地偵探。此外英人更在錫金設一政治特派處，有一秘書，爲達賴之心腹，亦爲英人所收買者也，藏內一行一動，該處無不知悉。現在達賴身邊之最親信者，爲其總帶兵官長差權拉郎康，英人偵知彼有權勢，即秘密拉攏，而其下亦密佈許多偵探，有擅挖挪達氏者，即爲英人收買之著名探子，並有各種書籍出版，關於藏中一切，均作有組織之報告，英人用心之險，於此可見。至於居住康藏之英人，常藉傳敎爲名，不時以藏情報告該國，在彼輩手中，印藏輿圖，已成合璧圖攷，是又偵探之另一種也。


服飾全仿英制之藏軍（黃舉安君贈）

藏人文化落後，昧於大義，勇敢而貪利，保守而渾噩，英人常利用此種心理以籠絡藏人，中國昧於心理，逆勢而驅使之，於是造成今日反漢之局面。當民國初元達賴出亡大吉嶺時，英人美其飲食，豐其居處，以示優異，達賴在此勢窮力蹙之秋，得此殊遇，心殊感激，故其昔日仇英之心，至此爲之大變。致英人當日所費者，不過五千英鎊，藏人從此親英，識者謂爲敵我之一大關鍵。故終清之世，我國駐藏大臣，不乏幹練之才，終不能有所建樹，而中藏間歷年悠久之關係，終不敵英人一飯之恩。現刻藏中郎康既得勢，英人不時請其到大吉嶺歡叙，藏人嗜酒，每當郎康到時，即享以豐美酒食，並領導參觀加爾各答等處各種新式槍械及機器等項，故外報常稱：英人以酒惑人。以機器媚人，誠不誣也。郎康既爲英人小惠所迷，於是關於印藏所有政治外交，英人均與交涉，無不如願以償。零吃碎割，遂鑄成藏人今日之層層桎梏。

藏中交通，僅恃河流，而交通利器，除少數皮船外，殆無所謂近世交通之工具。英人偵知藏地豐富，自佔領印度以

來，即建築鐵路與大吉嶺相通，更由大吉嶺築馬路貫通亞東關而直抵後藏咽喉之江孜，前歲川藏交鬨，藏人求助於英，英人以運輸槍械便利爲詞，曾派人勘測由江孜至拉薩直抵嘉黎之馬路線一條。此路若成，則西藏之危，可立而待，西藏不保，則川省危於累卵，更沿長江席捲直下，則我湘鄂黔桂，民亦無安枕之日也。其他如藏境西邊，克什米爾之鐵路，日向噶大克進展，藏境東南，阿密薩馬路早告成功，故現在藏境東西南三面，盡爲英人交通網所包圍，所有貨物運輸，亦盡爲英人吸收壟斷，故西藏現刻已在英人掌握之中，獨恨達賴猶不知悟耳。

西藏軍隊，向依英國章法以爲編制，故西藏之軍隊，英國式之軍隊也。其編制旣仿英國，其訓練亦用英人，其軍械子彈，亦完全由印度購買而來，故所謂藏兵，實猶英人指揮下之印度兵耳。此次作戰，據京津川各地報紙所載，及印度國際大學敎授釋體參所述，均云達賴近更在印度購買新式自動槍，輕迫擊砲，快慢機關槍，過山砲多枝，並購轟炸偵察飛機六架，已由加爾各答運進大吉嶺，派烏拉運抵拉薩，一俟配置完備，即行分發作戰。至達賴派往英倫學習航空之西藏青年，已有七八人返藏云。由此觀之，達賴侵川之野心，固未稍輯，而英人之慫慂藏人叛我，可謂鐵証。惟達賴過去購械經費，內由民間派捐而來，數月以來，所耗民財已達三百萬盧比之鉅，人民早已怨聲載道，若今後兵丁餉糈，再去征之民間，則人民對於達賴之信念，恐將日愈薄弱矣。

西藏東接川邊，北連青新，由藏東行，可達成都出武漢而抵上海。由藏北行，可越青海而達蒙古。蒙古之於西藏，宗敎相同，民族性亦同，英人若得利用達賴，一方面可以鞏固印度之邊防，而赤俄入藏野心，亦不能有所發展，一方面可以實現其三C政策之迷夢，而華南當爲其俎上肉也。英人狡詐百出，智慮萬端，以善能應付環境著名於世，內外藏之名稱，即仿蘇俄之侵掠外蒙而來，今玆英人旣積極侵藏，補助達賴軍實以圖反攻，據各地報紙所載，英人現計劃佔領西藏，乘機進攻西康，以川邊與長江爲最後目的，依日本手段，以製造西藏第二傀儡爲最後企圖。日本對英侵藏，原取反對態度，但現已放棄此種主張，以期英國默許日本吞併滿洲。果傳如是，則西藏終難免於厄運，而爲東北第二也。英人侵略亞洲，循其預定步驟，自清末以至現在，一步不亂，則今後西藏問題之緊張，吾人豈可忽之！

六、最近西藏人民對我國之傾向

西藏與我川省，密邇相接，其關係國防，尤爲重大，清代撫綏得法，稱臣藩服，歷二百餘年而不變。及其末季，政

綱不振，撫馭失策，藏人外受英人指使，內惑獨立美名，漸懷携貳，嘗擧兵內犯。民國成立，國人更鮮有注意及之者，於是我國在藏勢力，幾無所有，現國府雖有蒙藏院之設置，但因種種關係，罔有設施，故喇嘛爭執及勾結英人謀叛擧動，均未聞有制止之方，以視清代理藩政策，直有天淵之別。竊嘗攷西藏一般人民之對於我國，在感情上及歷史上未嘗無深切之關係和印像，其對於英人，善乎釋體參之言曰：「藏人對於英人，並未親切到若何程度，徒以達賴權威之故，莫可如何。年來達賴部下，屢欲奪取其政權，均未成功。而達賴之能保持其政敎兩權之完整者，乃彼個人商業發達，資本雄厚之所致。近年以來，所有藏內出產，均爲彼之公司所包辦，在達賴庇蔭下之官商，常作有階級之壓迫，停達賴爲無上之上帝，一般平民及小本營商者，日漸破產，恨之刺骨，但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前後兩藏民衆，渴念中華靖藏之心，靡不如大旱之望雲霓」。釋體參敎授之言，處境較近，觀察較清，決非虛語，第我國人以邊地遼遠，未嘗聞有注意藏民感情者，於是中藏間之隔閡無從解釋，疎遠亦與日俱盛，而英人離間之計亦愈得售，良可慨矣。即以此次川藏事件而論，藏中人民亦有親漢與親英兩派之分，自川軍佔領金沙江後，昌都與拉薩間之騎使，往還甚密，而軍事亦因之停頓。蓋藏中軍事，現有新舊兩派，如瓊讓代本、位置雖不及噶倫阿丕，究其實握兵權，彼駐德格四年，深知西康民情風俗，故數次對噶倫極力表示議和，暫以金沙江爲界，劃江而治，康藏兩政府，各不侵犯，此瓊讓主和之絕大理由，亦即所謂爲親漢派者。至於新派，則以克米色代本爲代表，此次進襲靑海南部，即彼身任斯責，彼之軍隊，都係一色英式新槍，更有機關槍十餘挺，彼主戰甚力，主疎漢親英，並持殺戰方略，請達賴速將印度購囘之新式武器分發各代本，養精蓄銳，完成大西藏王國，加以新由英倫返藏之靑年，亦力主是說，極力鼓吹，是爲新派，亦即親英派。彼親英派諸人，自以建立西藏獨立王國相號召，自鳴得意，殊不知早已受英人麻醉愚弄，變爲傀儡而不自覺，亦可哀已！若有漢人身處彼間，曉以中藏悠久歷史之關係，揭破英帝國主義者之陰謀，於我中藏親善關係前途，未始非一絕大之幫助。查我國在藏勢力，自民元後，即一蹶不振，其後無一帶有政治使命之漢官前往駐紮者。民國八九年間，中國駐藏辦事長官得入藏見達賴僅二次，而每次入見，且必搜檢其衣履，侮辱中國，至於此極。返觀英國駐藏政治代表貝爾氏之入見，則每厚禮有加，主客易位，冠裳倒置，撫今思昔，能無愧然。今後望我國人

急起直追，力補前失，立即派員開導藏民，堅固藏民向我之意志，其次再由川邊建築鐵路，直達拉薩，便利川藏交通，勾通中藏文化，以固我國在藏之政治地位，再次開發藏中寶藏，培養藏中經濟泉源，則今後藏事或不致如此棘手也。總之，現在藏事未平，英人又補助藏人軍實，亟圖反攻，我川邊危急，迫於眉睫，似此康藏問題日趨嚴重之日，尚望國人大聲急呼，消弭內戰，保我國防，則吾民幸甚。不識川省野心好戰軍閥，其亦嘗念國防而有所警惕乎？（完）

中國畫的技術與派別

姚漁湘

一、技術的意義及種類

什麼叫作技術？技術，就是處理藝術材料，成為美術品時的一種手段，例如繪畫，把動植物的材料及題材，作成繪畫時的這一種「描繪」的方法，就是技術。像山水畫上的披麻皴，折帶皴，……花卉方面的鈎勒法，沒骨法，……及人物上面的十八描等，都是中國畫上的技術。

中國畫上技術的種類，約分之為三：一曰人物畫的技術，二曰山水畫的技術，三曰花卉畫的技術。分述之於左：

一、人物畫的技術　人物畫上的技術，分為十八種：一曰高古游絲描，二曰琴弦描，三曰鐵線描，四曰行雲流水描，五曰馬蝗描，六曰釘頭鼠尾描，七曰混描，八曰橛頭釘描，九曰曹衣描，十曰折蘆描，十一曰柳葉描，十二曰竹葉描，十三曰戰筆水紋描，十四曰減筆描，十五曰枯柴描，十六曰蚯蚓描，十七曰橄欖描，十八曰棗核描。至於着色的技術，分為吳裝，白描，水墨，大著色等手法。

二、山水畫的技術　山水的技術至繁，大別之可為樹的畫法與山石的皴法。樹的方面，又分樹身，樹枝，樹葉等等的技術。樹身方面，松皮如鱗，柏皮如繩，柳身斜擦，梧桐橫皴。樹枝畫法，分為四等：曰丁香，曰雀爪，曰火燄，曰拖枝。至於樹葉方面，尤為繁雜，點葉法分為三十五式，夾葉十式，夾葉着色二十式。其點法名目：為分字點，个字點，胡椒點，梅花點，小混點，鼠足點，菊花點，松葉點，垂藤點，柏葉點，水藻點，椿葉點，大混點，攢三點，聚五點，扁筆點，一字點，偏頭點，小攢聚點，杉葉點，聚散椿葉點，細葉點，刺松點，夾葉點，个字間雙鈎點，細垂藤點，仰葉點，雨雪點，破筆點等。

岩皴法，分為十餘種：曰麻皮皴，曰解索皴，曰折帶皴，曰荷葉皴，曰雲頭皴，曰雨點皴，曰大斧劈皴，曰小斧劈皴，曰泥裏拔釘皴，曰米元暉拖泥帶水皴，曰彈渦皴，曰鬼面皴，曰骷髏皴，曰馬牙勾皴，曰亂麻皴，曰牛毛皴，曰亂柴皴。

又着色的技術，分為水墨，淺絳，青綠等法。

三、花卉畫的技術　花卉的技術稍簡，大別之為五種：

曰鈎勒着色法，曰點染法，曰水墨法，曰白描法，曰烘暈法。至於畫石的種類較繁，其數有二十六：爲飛白，雲母，山字，太湖，盤陀，石筍，佛座大石，鬼面，骷髏，獅子，臥虎，羊肚，馬牙，馬鞍，鵝子，鷹座，蚌蛤，牡蠣，蝦蟆，彈窩，槊腦，筆架，插劍，坡脚，靈碑，勾勒。

二、技術的變遷

一，人物技術的變遷　中國人物書的技術，大都古時筆道皆纖細，漸後漸變爲寬，而毫放之氣生。例如漢代石刻，所描畫的人物，皆線條細密，宛如高古游絲描的筆法。降及唐宋之世，所畫人物，多衣褶飄舉，線條粗放，如竹蘭葉。所謂吳帶當風之類是也。爲什麼古代筆劃細，而後世線條粗呢？蓋由於古時書道初興，多篆籀圓細之筆，故畫亦多如是。至於後世，字學大昌，別體備出，而畫所作，多以書法爲之，於是衣紋線條，起了複雜的變化。所以馬蝗描，折蘆描，柳葉描，竹葉描，戰筆水紋描，減筆描，枯柴描等等畫法出來了。概由時勢所使然也。

再就事實來說，由顧愷之的鐵線描，到了南北朝的時候，曹仲達變爲曹衣出水描。至於隋代，孫尙之又成爲戰筆水紋描。

又唐代吳道子從南北朝張僧繇的畫法，變爲柳葉描。到了宋代武洞淸改爲釘頭鼠尾描，馬和之變爲馬蝗描，梁楷馬遠又變爲折蘆描，減筆描。此吾國人物技術變遷之大略也。

關於人物的着色，五代以前多重吳裝，着色，北宋以後多趨水墨，白描。

二，山水技術的變遷　山水皴法的變遷，似乎由簡而繁。在南北朝時，張僧繇畫山水尙無皴。到了唐代李思訓始創小斧劈皴，王維創兩點皴。其後皴法愈演愈多，如披麻皴，折帶皴，解索皴，雲頭皴，荷葉皴，牛毛皴，馬牙皴，鬼面皴，等等畫法出來了。概以當時山水初立，畫法未備，故皴法簡略。其後山水昌達，所以皴法亦多，職是故耳。

再就他們變遷的事實來說，唐代李思訓創小斧劈皴，到了宋朝李唐變爲大斧劈皴。又由大斧劈皴，而變爲馬夏之帶水斧斫。此北宗變遷之大略也。至於南宗山水，由王維之兩點皴，而變成董巨之麻皮皴。郭河陽由麻皮皴，而轉爲卷雲皴。至元代趙松雪，又變爲荷葉皴。至於王叔明雖學董源巨然，但自成解索皴。

山水的傅色，兩宋以前多尙靑綠，元代以後淺絳，水墨，盛行。

三，花卉技術的變遷　花卉的畫法，五代兩宋以前多尙鈎勒着色，宋代以後多重色彩點染，水墨，白描。花卉的技

術，至五代始由黃筌創爲鉤勒法。到了宋朝徐崇嗣，由其祖徐熙之落墨傳色，創爲沒骨法。其後陳常，又創白描法，至明代周之冕由徐黃二家之體變爲鉤花點葉法。此爲花卉技術變遷之大概。

三、人物畫的派別

中國人物畫自古至今，數千餘年，畫家既多，派別亦繁，若說起來，實在不勝枚舉。現在不過就其著者，言之耳。當三國時，中國人物大家，首推曹不興。不興嘗於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手運，須臾而成，頭面手足，胸臆肩背，亡失尺度。可謂盡人物之能事。又曾誤落筆爲蠅，吳帝孫權以爲眞，用手彈之。其畫之妙，如此。其弟子如衛協，善作道釋人物，冠絕當代，有畫聖之稱。其時人物大家如史道碩，顧愷之，張墨等，皆其弟子。其中顧愷之，尤爲著名。顧愷之字長康，小名虎頭，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義熙初爲散騎常侍。妙丹青，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成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圖裴楷像，頰上添三毫，觀者殊覺神明。畫史淸裁云：「顧愷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言語文字形容者。」其爲後人推服，如此。故世傳愷之有三絕之稱，謂其才絕，畫絕，癡絕也。

降及南北朝，人物大家推陸探微，張僧繇。陸探微吳人，常侍宋明帝左右，畫備六法，宗愷之，人物故實，皆臻妙絕。有包前孕後，古今獨步之稱。與顧愷之張僧繇，稱爲六朝三大家。其子陸宏肅，陸綏，俱善畫。綏尤著名，佛像人物，有畫聖之稱。張僧繇吳人，梁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眞秘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善畫道釋人物故實，與顧陸並重。創凹凸畫法，其所畫寺壁，人稱凹凸寺云。其子善果，儒童，俱以畫著名。

齊之曹仲達，畫師袁倩，善梵佛圖繪稱工。所畫衣紋極妙，與唐代吳道玄有「曹衣出水吳帶當風」之稱。

至隋代善人物者，爲鄭法士及孫尚子。鄭法士畫師張僧繇，善人物，至於冠纓佩帶，無不有法，而儀矩風度，取象其人。論者謂江左自僧繇以降，法士獨步云。其弟法輪，子德文，皆能克承家學。

孫尚子亦法僧繇，善作魑，魅，魍，魎，參靈酌妙，而爲戰筆之體。甚有氣力。到了唐代，出了非常有名的人物畫家，就是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吳道玄。時人稱爲畫聖，吳道玄初名道子，玄宗時改名道玄，以道子爲字，東京陽翟人。少孤貧，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明皇知其名，召入供奉，

為內敎博士。畫師張僧繇，山水，人物，鬼神，無不妙絕。所以東坡謂：「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其弟子如盧稜伽，楊庭光，翟炎，王耐兒等，俱以善人物為當時所稱。

至中唐以後有周昉者，善人物士女，為當時第一。德宗聞其名，召畫章敬市，落筆之際，都人競觀，寺抵園門，賢愚畢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隨意改定，凡一月餘，是非議絕，無不歎其精妙稱賞不置云。當時從學者甚衆，如王朏，趙博文，程修己，高雲，衛憲等，皆師法之。

五代時曹仲玄，工道釋鬼神，初學於吳，後改積細密，自成一格，尤妙傅彩，推為當時第一。又周文矩善畫士女，師周昉，衣紋作戰筆，不事施朱傅粉鏤金佩玉，自得閨閤之態。

至宋朝人物最著名者，為李公麟。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熙寧中進士，官至朝奉郎。元符三年致仕歸老龍眠山，因號龍眠山人。善畫佛像人物，可追吳道子。尤以白描見長，為後世所法師，不愧為宋畫第一。宋代人物名家，如梁楷，賈古等，皆師法之。

其餘人物名家，如武洞淸，侯翼，孫夢卿，馬和之，馬遠等，皆法吳道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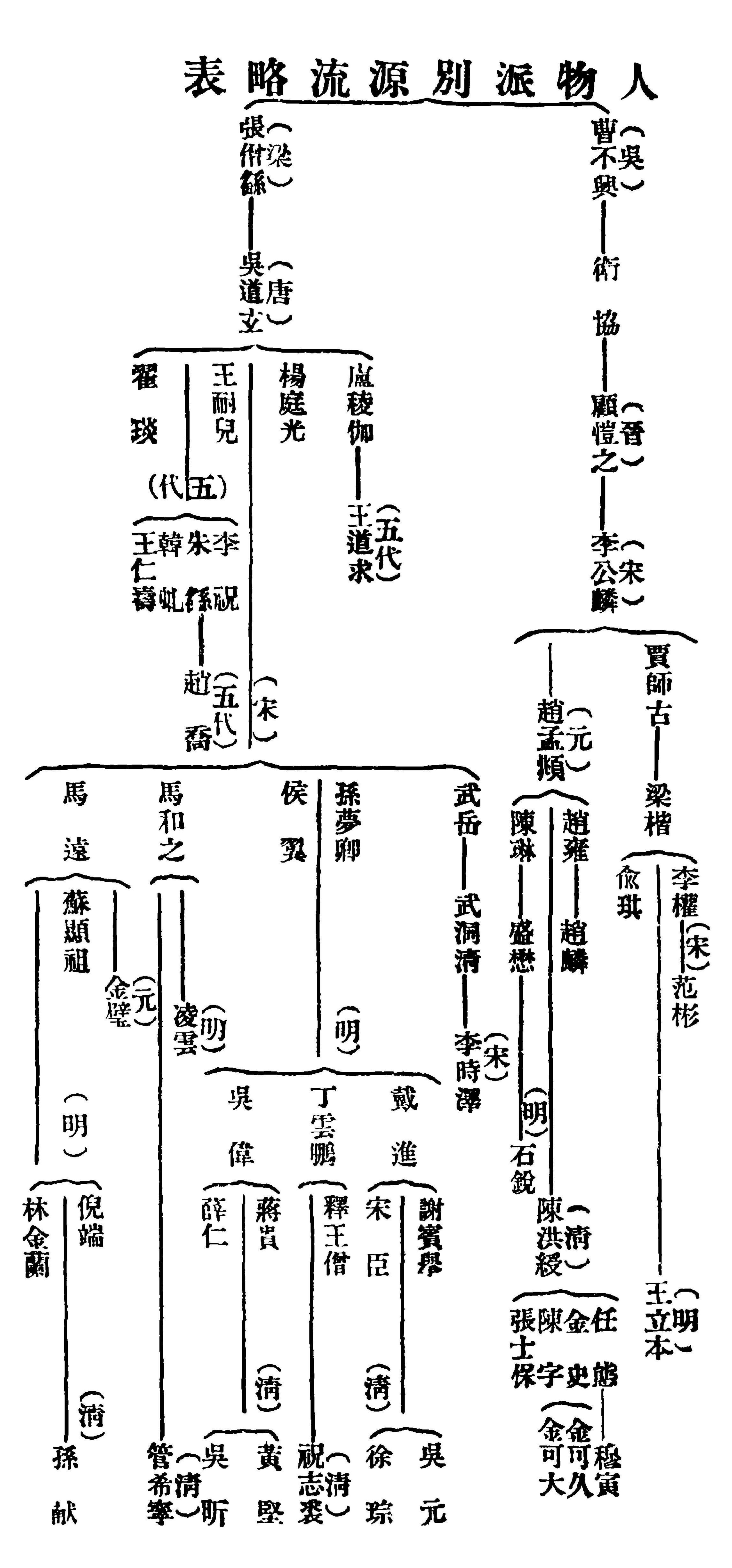
元代趙孟頫，善人物法李伯時，不減古人。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宋太祖十一世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畫入逸品，工佛像，人物，山水，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獷，其子仲穆，仲光，俱能承其家學。

明代人物畫家法吳道玄者，為戴進，吳偉，丁雲鵬諸人。戴進善寫照，工神像鬼怪，尤精傅色，不亞於唐宋名家。吳偉字次翁，號小仙，江夏人，山水人物，蒼勁入神品。孝宗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畫狀元。其畫人物，縱筆不甚經意，而奇逸瀟洒動人。畫時用墨如潑雲，俄頃揮洒，巨細曲折，各有條理，若宿搆然。丁雲鵬白描人物佛像，無不精妙。用筆古俊，雖龍眠松雪不能遠過也。其餘唐寅仇英等，善畫工細人物士女，獨步一時。

淸代人物大家為陳洪綬。陳洪綬字章侯，號老蓮，諸暨人。明亡後，自稱悔遲。善人物，軀幹偉岸，衣紋淸圓細勁，兼龍眠吳興之妙，名盛當世。時謂三百年來，無此筆墨。與北平崔子忠齊名，有南陳北崔之稱。淸代人物畫家多師之。其餘人物自成面目者，有金農，羅聘，閔貞，黃愼等。此數人，皆學問淵博，才氣橫溢之士，故所畫人物，皆縱橫排

異，不拘常格，而有特別的風味。

以上所說，係就吾國人物派別，略述其大概。今將其派別源流列表於後：



四、山水畫的派別

山水的派別，大別之可爲二：一爲北宗，一爲南宗。北宗以李思訓父子爲祖，注重色彩，多尙青綠，用斧劈皴法。南宗始於王維，注重水墨，用雨點皴法，其後流派，愈演愈繁，就南宗來說，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開元辛酉進士，官至尙書右丞。善詩畫，佛像山水並妙。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跡天機。創破墨山水，爲後世所宗師。蘇東坡謂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當時盧鴻，鄭虔，王洽，張璪等，多受其影響，開後世水墨之畫風。而王洽尤創潑墨之法，爲中國山水畫上，開一新紀元。

至五代荊浩關仝，亦宗王維畫法。荊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博通經史，隱於太行之洪谷，號洪谷子。善爲雲中山頂，氣勢非常雄㬉。嘗語人曰：「吳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採二子之所長，成一家之體。」觀此，可以知其畫法之精妙矣。其時關仝師其法，有出藍之譽。其山，水，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漁市山驛，使見者悠然如在灞橋風雪中，不復有抗塵走俗之想。蓋仝所畫，脫落豪楮，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故也。

至宋代，李成師其法。李成字咸熙，長安人，居營丘。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尤善山水，初師關仝，卒自成家。山林澤藪，斷橋絕澗，風雨晦明，烟雲雪霧之狀，皆吐自胸中，而寫之筆下。其寫平遠寒林，惜墨如金，雪景尤妙。當時稱山水，必以營丘爲古今第一。開寶中有孫四皓者，延四方之士，知成妙手，不可遽得，以書招之不應。成曰：「吾儒者粗識去就，性愛山水，弄筆自適耳。豈能奔走豪士之門，與工技同處哉？」其品性高潔如此。論者謂成畫筆之高妙，雖昔如王維李思訓，亦不可同日而語矣。其弟子如燕文貴，翟院深，許道寧等，皆著名於時。又當時名家如范寬，郭熙等皆師之。

范寬，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性緩，世人謂之范寬。山水法營丘，入其堂奧。後嘗自語曰：「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之物。與其師之物者，未若師之於心。」乃卜居於終南太華，徧觀奇勝，發之毫端，故山水精妙。所以名畫評云：「寬學李成筆，雖得精妙，尚出其下。遂對景造意，不取繁飾，寫山眞骨，自爲一家。故其剛古之勢，不犯前輩。由是與李成平行。宋有天下，爲山水者，惟中正與成稱絕，至今無及之者。」

郭熙，畫山水寒林，施爲巧贍，位置淵深，雖學慕營丘，但能自放胸臆。於高堂素壁，放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斷崖，巖岫巉絕，峰巒秀起，雲烟變滅，晻靄之間，千態萬狀，獨步一時。

其餘宋代法王右丞者，有董源，巨然及米家父子。董源字叔達，號北苑，鍾陵人。善畫山水，水墨類王維，着色似李思訓。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平淡天眞，不在古人下。傳其法者，爲巨然，臻妙。少年多作礬頭，老年平淡趣高。論者謂前之荊關，後之董巨，闢六法之門庭，啓後世之蹊徑，皆此四人也。

（未完）

蒙古民族之由來

古川閑重利著
張其春譯

一　蒙古之名稱

民族之興亡盛衰無常，如古來歷史所示，彼勝於亞歷山大之鐵跡，復於高呼接受劍或可蘭經之沙漠豫言者之經文，強於拿翁之劍，如飄風而使其旗飄揚於十二世紀中葉以後歐亞之天地之蒙古民族者，蓋未曾有焉。不覺令人想起一聞蒙古人來，即不戰而降，其所向無敵，實較風靡草木為易也。

然此盛事，曾幾何時已煙消雲散，吾人一見三百萬蒙古民族之昏迷於喇嘛敎之毒素，腦髓痲痺於漢人之文化，而甘於愛新覺羅之頤使，現在廣漠之天地牧羊御馬，於遊牧發見其天職時，能無昔日之感乎？外蒙古被置於赤色俄國之勢力下，內蒙古則微微苟延殘喘，而其在與他民族間能顯示其偉大之存在之日，果在何時乎？吾人固望其早日實現，同時當探求其歷史而想起其興盛之時代時，將感多大之興味與同情，否，一種義憤也。

今探求其民族之由來，當亦並非全無意義也。

古來中國北方種族，嘗稱為獯鬻，玁狁，北狄，匈奴，契丹等，蒙古一名稱之見於漢籍者，有蒙兀，朦古國，蒙古里，盲骨子，蒙兀兒等。關於蒙古（Mongol）稱號之意義，有種種主張。

（甲）Dohoson 說

Mongol 者，質樸脆弱之義。

（乙）Schmidt說

蒙古之語根 Mong，為蒙古語及女眞語之勇悍無畏之義，蒙古及女眞取此語而作為名稱者不少。如「蒙哥」，「蒙哥帖木兒」，「孟特穆」，「萬汗」等皆然也。故蒙古乃 Mong 即勇猛之義。

（丙）Schott 折衷說

發音為Mong 之蒙古語，有二語根。其一意，謂富裕繁榮而轉成勇悍之義，另一為朦昧錯亂暗愚之義，西藏語愚鈍之義。及漢語蒙之義均屬於同語根。

然若視為由狂悍無謀之義轉成勇悍之義時，則連結上之

語根，本來似出於同一語根。

（丁）蕘山堂外記有云：

「北狄稱銀曰蒙古，元之先號蒙古者，因女真金，乃以銀號其國也」。據此，則Monggol者，蒙古銀之意也。

（戊）東部蒙古誌

蒙古種族之根據地，在後貝加爾地方，成吉思汗生于該地名曰滿費兒之部落，故以出生地為同種族之名稱。蒙古為其轉音。

（己）同上書

因蒙古人之初居部落為忙古部，遂稱蒙骨斯，或蒙古。

（庚）東胡諸民族言語考

白鳥博士以為縱Schmidt之說，Mongol之語根即Mong為勇悍之義，與滿洲語之Manga漢語之Maeng(Mnoc猛)，韓語之Mai同語根。

如上諸說紛紛，莫衷一是。然白鳥博士之說，或為可以首肯之言。（滿蒙全書第一卷第一篇第二章第二節）

由發音之關係，現在之蒙古人謂蒙古乃銀之意者居多。現代蒙古語中，有 Mohohr（愚鈍弱）Mongdon（愚人）Mongchigon（愚）等語。或可作為上述諸說之參考也。

二　蒙古開國之傳說與其種族分析

蒙古民族開國之傳說，有二有興趣之語。即與狼鹿相配說及阿蘭豁阿受胎說是也。

（甲）狼鹿相配

元朝秘史（忙豁侖紐察脫察安）(Mongolian higocha Tobchian)冒頭有云：

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兒，迭額列騰格理額扯，札牙阿禿脫列克先孛兒帖赤那阿阿主兀　格兒該亦訥　豁埃馬闌勒阿只埃　騰汲思客禿勒周亦列罷　斡難沐漣訥帖里兀揑不峏罕哈勒敦納嫩禿黑剌周　脫列克先巴塔赤罕阿主兀。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着，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

即謂成吉思汗之祖先，有受天之命而生之蒼白之狼（孛兒帖，赤那阿），而彼與其妻慘白之鹿，（豁埃馬闌勒）渡騰汲思河，搆居于斡難河上流不兒罕山而生人曰巴塔赤罕。此巴塔赤罕當為蒙古民族之祖先。

孛兒帖赤那 (Burte chinoa)即蒼白之狼，為男，示男性之雄武；豁埃馬闌勒(Goa Maral) 即慘白之鹿，乃示女性之

柔順者也。或與中國人之男名多曰「龍」「鵰」「虎」女名多曰「鶯」「燕」同類。

（乙）阿蘭豁阿之受胎（豁埃轉爲美人之意）

據元朝秘史，巴塔赤罕後之十代孫朵奔篾兒干與兄都蛙鎖豁兒在不峏罕山掠奪來而作爲妻者，爲一美人，曰阿蘭豁阿，與朵奔篾兒干之間，有二子，而其夫死後，伊又生三男。其季弟爲成吉思汗第十世祖孛端察兒，惟無夫而生子之事，秘史所述，頗有興味。

雪爾惕不里。超堅失剌古溫。格侖額魯格朵脫合因。格格額兒斡羅周。客額里米納必里周。格格延亦訥。客額里突兒米納。升格古不列額。合魯侖。納闌撒剌因乞里耶兒。失剌那孩箆圖。拭察班勒札周。合兒忽不列額。迭列箆闘也勤鳴話列訥塔。挑兀別兒兀哈阿速。忝迭亦納。騰吉里因可兀勤備由者。合剌帖里兀禿古溫途兒。合泥勑罕也勤鳴話列惕塔。合水渾合惕孛魯阿速。合剌除思由迭兀合惕客額罷。『您不知道，每夜有黃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阿，那時纔知道也者』。（下省去日文節譯）先夫之子雖私詆母之淫行，故母阿蘭豁阿有如此辯白，其後以箭五枝與五子，而敎訓團結一致。孛端察兒如秘史所見，孜孜勞苦，而成偉人。至少檢討以上二傳說，則蒙古民族大體與于何處，來自何處，不難億測焉。

杜佑通典曰：『高車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配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台置二女，乃有一老狼，晝夜守台嘷呼，經時不去。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孫，遂滋繁成國』。

又曰：『突厥之先，蓋匈奴之別種，是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棄于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因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李文田注）

以上二說，殆與秘史之說相類似。即蒙古所以稱爲匈奴之別種突厥之子孫也。

西海爲騰吉思湖，所謂山上，當爲不而罕山，元史太祖本紀有云：海都既立營帳於八剌合黑河。八剌合黑即指不而罕山，乃斡難河（鄂倫或鄂嫩）上游黑龍江之上源地。不而罕山恐指肯特山脈之一部或指肯特山。騰汲思湖或即裏海？

元史太祖紀謂：『相傳古時，蒙兀與他族戰，全軍覆滅，僅遺男女各二人，遁入一山，斗絕險巇，惟一經通出入，而山中壤地寬平，水草茂美，乃携牲畜輜重居，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袞，二男一名腦古一名乞顏』，乞顏後繁盛，而被稱為乞要特（乞顏之複數形）云。此至少帶有現實氣味。

又曰：『自來突而屈各族以及蒙兀爾』。突而屈（突而兒）即土其耳，與突厥同語根，今之土耳其，當為突厥之遺族。

唐書有云：『西突厥亡，其部族徙居蒲類海之陰，地有大磧曰沙陀，因號為沙陀突厥』，蒲類海或即貝加爾湖？

隋唐時代，突厥于今之和林（Karakorum）建其牙城，而其威大振矣。和林稱為都斤山，匈奴及回鶻，皆以此為中心。（滿洲發達史）

由此點觀之，元之興起，其中心在此近邊，明矣。且所以有蒙古出自突厥一說也。（其一）

唐時鮮卑稱族，於黃河以北大振勢力。其優者即契丹。契丹與室韋，韃靼，女眞同出自東胡，唐書「蒙兀」契丹事迹「朦古國」，皆為東胡族。故為蒙古出于東胡契丹一說之由來也。蒙古之"Kuriltai"（蒙古語大聚會之義）制度，即為契丹之遺制。（其二）

蒙古源流有云：

『古土伯特地方，尼雅特贊博汗之七世，色爾特贊博汗，為其臣隆納木篡汗位，其子博囉咱，置持，布爾特齊諾等弟兄三人，俱各出亡，季子布爾特齊諾，出之恭博地方，即娶恭地方之女郭斡瑪喇勒為妻，往渡騰吉斯海，東行至拜噶勒，江所屬布爾干噶勒圖納之山下，遇必塔地方人衆。……必塔地方人衆議云：此子有根基，我等無主，應立伊為君。遂尊為君長，諸惟遵旨行車，生子必塔察干。』確述元朝秘史之孛兒帖赤那，豁埃馬蘭勒非狼及鹿，孛兒帖赤那（布爾特齊諾）為出自印度之土伯特（即西藏Tibet）可汗之子孫，乃自騰吉斯海（西藏拉薩西北騰吉里湖？）渡貝加爾湖至「不而罕」山。此所以有蒙古民族之祖先發源于出自印度之吐蕃（西藏）之說也。（其三）

綜合以上其一其二其三與東胡說，突厥說及西藏說三說，東西學者根據言語風俗，習慣等之見地，一致謂蒙古民族大體必為此等混血種族，惟現實現意味最深者，應為吐蕃王子布爾特齊諾自西藏逃入蒙古，于今之外蒙古車臣土謝業圖兩汗部境界之不而罕喀勒敦（Burkhun khaldun）即都斤山附近定其根據之說也。（喀勒敦蒙語為山之義）。

次關于阿蘭豁阿受胎之事，伊係一寡婦而生子，此在蒙

古源流亦有云：『無夫寡婦生子之理，其夫之連襟瑪哈賚（秘史曰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常往來其家疑』，伊之解釋中曰：『阿隆郭斡哈屯每夜夢一奇偉男子，與之共寢，天將明卽起出。』（哈屯在蒙古語爲後之意）

太祖本紀有云：『天未曉時，有白光入自帳頂孔中，化爲男子，與同寢故有孕』。卽如日本所傳之日遊及太閤秀吉爲感光而生之子也。

與此類似之傳說，間亦可于他處見之。

關于夫餘之始祖東明王之傳說，相傳有神秘之言。就論衡等後漢之著作及魏略等西元第三世紀時之古書所引用之舊誌之類觀之，謂東明王爲國主侍婢之子，因其男系不明，生而捨于猪溷中，而溷內之猪以喙噓彼。徙于牧馬之埒，（名曰馬閑）內，而馬以氣噓之。國王見此不可思議之現象，以爲此必非平常小兒，因據侍婢之言，亦有謂如鷄子之氣體，因其加于己身而姙娠，卽以爲定爲天子，未幾名其母收容之，名曰東胡，常使掌牧馬云。

後魏書有以下之記事。

『高句麗原出於夫餘。自言先祖爲朱蒙，其母爲河伯之女，被夫餘王幽閉一室中，日光自外來，照射此女。女卽引身避之，日光乃隨女所至，輾轉相逐，遂以有娠。迨產出，乃一容量五升之巨卵。夫餘王棄以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委之於路，牛馬過而避之。棄之於野，衆鳥以毛覆之。夫餘王計無所出，乃以刀剖之，堅不可破。不得已還之其母。母加以包裹，置之暖處，卽有一孩破殼而出。視之男也，因名之曰朱蒙。』（稻葉君山著滿洲發達史第二章）

其他與此類似之傳說，不難隨處發見，與元朝秘史之阿蘭豁阿感光說比較，大感興味。

以上大體由二三書籍摘出蒙古開國之歷史及種族之考證，現在如能引起多少關心于蒙古問題諸賢之興味之一端，殊爲幸甚，所以敢冒淺學菲才，略爲一述也。

原文載於同仁第七卷四月號（昭和八年）

紅剝船行 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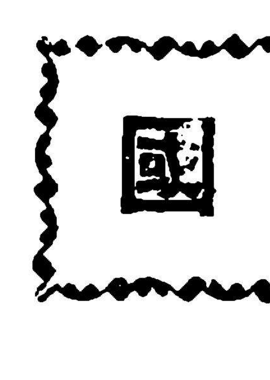
清勞之辨

天津以北水趨大海，故上流易淤，漕船有阻淺之患。爲設紅剝船，以供轉運，其來舊矣。船六百艘，出自通州永淸等六州縣。其地旗民雜處，紅剝獨用民力。及起剝時，漕船又受紅剝需索，似乎兩困；法天下事有宜已而萬不可已者，此類是也。歲壬子，勞子督権斯土，目擊情形，賦詩以告守土者，兼備采風云：

東南輓粟來京國，萬廩千箱供玉食。今歲官租隔褒歲，弁丁道遠疲筋力。長年三冬歷風霜，銜尾𢿉程無暫息。行盡黃河與運河，河西套子行不得；船沉沙淤不利牽，大船重運分小船，官家有船號紅剝，更番接濟往來數。按畝抽僉奉有司，呼名點驗由關榷。昨夜靑蘋吹綠波，頂凌船過春流濁。帆桅篔纜一不齊，爾曹安得辭鞭扑！船頭長跪諸父老，只怨東皐開凍早，今歲賣田來買船，明年田盡船誰保？急公且濟本年漕，使君何事督堅好。我聞此語愁焉憂，官差民累無少休，十家產破難辭役，數頃田荒仍駕舟。喽喽眼盼南船抵，百計攫金還盜米；少婦撐篙狎浪頭，衰翁扳舵藏艙底。世路風波小加大，大船俛首奈無奈？回思冬免臨江滸，悍卒驕丁猛於虎！巧立因公貼白錣，誅求加耗防紅腐；莫言人事無循環，到此也歌行路難！君不見田家作苦胼胝裂，官糧未了私先竭，軍剝民分船剝船，一絲一粒皆膏血！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二年五月廿五日止





通州激戰平津危急

敵軍直迫平津

近日來敵軍誣我挑戰大舉進攻，意在威脅平津，迫我作城下盟。灤西敵軍佔據盧台後，仍咄咄迫人。二十二日僞軍李際春部隊五六百人沿北寧路西進與我騎兵劉團在大道橋南北一帶交戰。二十四日僞軍約六七百名，携有野砲山砲共四五門，迫擊砲五六門，取三面包圍形式，向我寧河猛攻。戰事極爲激烈。敵復搜集河東民船，以猛烈之砲火掩護步兵渡河。我軍受敵迫過甚，退入寧河城內，遂演成巷戰。以損失過重，寧河遂陷入敵手。現日方將僞軍五六千人集中寧河以東一帶。平榆大道方面日軍佔領豐潤，玉田後，乃分四路西進，紛擾北平，附近各地。五月十八日我宋哲元軍由薊縣向西撤退時，日軍裂甲車十餘輛，協同步騎兵千餘人，猛向我後尾部隊追擊。我軍且戰且退，到達預定防線。二十一日復來日機五架，向我陣地上空往返爆炸，致官兵傷亡甚多。其由三河前進之日軍，隔白河向對岸我軍發砲數百，軍民損失甚鉅，五月二十一日由三河南下之日軍到達行仁莊等處與我軍左翼發生激戰，我軍爲避免擴大，逐漸後退。二十一日敵軍進入香河縣城。

密雲方面五月十八日來敵機轟炸九松山一帶，並以步騎砲聯合進攻，我軍因灤東軍隊向西移動，致陣線過於凸出，爲便於連絡，鞏固防線起見，於十八日晚將九松山一帶部隊自動向密雲以南之預定地帶撤退。後爲日軍發覺，十九日晨即以飛機七八架協同坦克車二十餘輛，掩護其步騎兵千餘人，大施追攻。當日下午進入密雲縣城矣。敵軍乘勢南侵，進至牛欄山。二十三日向我東馬坡，河建營一帶猛烈進攻。順義方面犯我東嶺以北高地之敵軍又增騎兵六七百人，步兵二千餘人，向我左翼猛衝，形勢非常嚴重。

距平市四十里許之通州五月十二日日機曾一度偵察，我當局對於防空已有相當準備。十九日又有複翼日機一架自北駛來，首被鼓樓警察瞥見，當即鳴鐘報警，行人逃避，商號閉門，當時情形，頗爲紊亂。該機逕往東西兩車站偵察。在城東十七里箭桿河西岸白廟村，投彈六枚。炸死連長及士兵各一名，重傷兵士七名，另傷騾馬數匹。二十日復由東方飛來日機三架，經縣城西去。二十二日敵軍進至通州城外十里處，直向城內射砲，因此全城大火，損失甚鉅，人心大亂，紛紛逃避。各機關首領有他去者。六

理會在復興莊魚市等處成立婦孺救濟會，避往該兩處之難民約八千人，同時逃平者近萬人。二十二日通州附近發現日軍步兵五六百，騎兵二百餘名，砲十八門，裝甲車十餘輛，在箭桿河左岸架橋，企圖西犯。前方由龐炳勳·高桂滋軍抗戰中。

漢奸擾亂天津

五月十九日日軍猛攻密雲各地之際，日人又收買漢奸，擾亂津市，是日晚九時左右，有日兵七十餘名，全副武裝，携大砲七八門，由津南海光寺出發，向我西廣開一帶進行。我保安隊恐發生衝突，當即略退，一方請示應付辦法。旋經我地方當局電日領館質問後，日兵始退回日租界。我保安隊當即在西廣開施行搜查，結果搜獲大小槍五十枝，並子彈若干，解送公安局。十一時後，東南城角及南市一帶，突有手溜彈爆炸。並有便衣隊百餘人，在南市附近發現，我保安隊當即加以威嚇，並準備射擊。該便衣隊旋退回。我八里台南開大學所駐保安隊，被日兵十餘人繳械，並帶去警察二名。旋即發生斷續之砲聲，海光寺附近又有砲聲數響。西廣開忽發現便衣隊三百餘人，向我保安隊十九中隊射擊。該隊警士即還擊，連續發槍。便衣隊旋即退去。聞此次砲聲有空砲實彈兩種。空砲係信砲，乃爲號令各地潛伏之便衣隊開始動作者，實彈砲則爲掩護便衣隊進攻者。此次便衣隊首領爲李景林之侄李書鳳·鄒鵬（在李景林督直時任財政廳長）·石鳳鳴等數人。彼等以華北人民聯合自衛軍之名義相號召，但其動作悉聽外人指揮。但日軍對繳我槍枝事，堅不承認。

經此一番擾亂，津市人民，紛紛逃往租界，商店多休業，我方警備異常周密，未釀巨變。

敵機偵察北平

自古北喜峯各口失陷後，北平頓感威脅，況爲軍政機關重地，益啓敵軍攻襲之心。五月十九日有二架飛平。在中南海一帶先盤旋數分鐘之久，飛向前門南苑一帶。當時我城內駐軍向空中開放高射砲機關槍多發，俱未命中。在東城空中飛行少頃，即離平他去。二十日竟以十一架編隊飛平偵察，顯係向我示威。且飛行甚低，高只四五百米達。飛機入北平城後，先由東北方面飛向西南方向偵觀，三隊隨即分開，飛行亦較高，達一千米達以上。在城內外往來盤旋兩週。當日機至時，我防空部隊，皆未射擊。聞其原因㈠日機只偵察示威。㈡免爲射砲彈下落，誤傷居民。二十四日又有九架偵察，並散放傳單，均爲對我軍民威脅及離間之詞。

日軍部之意嚮

此次日軍大舉進攻，原爲威脅平津，逼我屈服，藉以完成其侵略目的，並撲滅主張抗日之氣燄。所謂「挑戰行爲」，「自衛行動」等不過借詞而已。五月二十二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向路透社記者談：日軍現在密雲唐山線，暫停進攻。日軍此次進攻，爲消滅華軍攻擊長城線之大本營，其軍事動作。目前可告一段落。將來和平能否實現，完全看中國態度而定。如吾人（日方自稱）深信華軍決不再越過彼等現時所保持之陣地，則日軍可將主力部隊撤回，僅留少數軍隊，在前線觀察。關於灤河西部形勢，小磯國昭謂爲保持「滿洲國」西境安全，日軍有進佔張家口之必要。但多倫及張家口間人民，對於「滿洲國」感情異常友善，或無採取軍事行動之必要云。

二十三日日陸軍省當局就華北時局談話云：統帥部與陸軍省及關東軍

方面，自初即無進占平津之意，而僅以長城線之保全爲目的○此項方針，迄今在三者之間，仍完全一致○惟日軍傷亡既達五百名以上，則軍隊之士氣，自不免翩於「膺懲」華軍之念，而事奮勇追擊，進至平津地方○顧雖如是，軍部現亦仍無入據北平之意○因是縱即依前線之實情而行入城，亦不過僅求達到獲與駐軍保持聯絡之程度而已○要之，長城線各方面之華軍，若果表示誠意，則日軍仍有復回長城線之準備一節，業已一再聲明，是故在此種實情之下，自決無依日軍之行動引起國際問題之虞也云○

我方急議對策

日軍進迫平津，華北情勢危殆之會，我中央二十三日在中政會議場開會，討論對策○汪行政長於行政院會議散後，偕各部會長前往參加○決定對平津安全問題，必要時或將通牒各關係國聲明侵略者之野心○並一致主張本既定方針，沉着應付○汪語人謂平津雖危在旦夕，但我軍決繼續奮鬥，與敵作戰，決不作城下之盟○外傳妥協，全係虛構○將來定可大白于世○土耳其國家曾失去國土十之七八，因全國一致，失土次第收復○今我雖失四省，如朝野能不唱高調，同心努力，挽此危局，猶未爲晚○二十二晨國府紀念週，汪精衛出席作政治報告○謂華北戰事，我軍雖因戰略關係，不得已而撤退，然三月來前線將士壯烈之犧牲與今後繼續奮鬥之精神，當爲國人所共諒○國難嚴重之時，全國人民均應不分黨派，精誠合作，挽回國家厄運○北平政整會人選，即本此原則○有人以非國民黨員參與政務，引爲疑問，其實國難已亟，不可終日，舉國之人祇問智愚賢不肖，尚何黨派之分○最近平津漢奸乘機活動，此輩誓必嚴厲對付，殺之無赦○輒謂廣州一部分中委輕信謠言，中央已加糾正○吾人不僅盼彼等勿輕信謠言，尤盼其能共體艱危○今日有人動輒以爲中央無整個計劃，試問中央如何能有整個計劃？吾華北將士辛苦支持已逾三月，其他各處軍隊或調不開，或調不動○所謂調不開，如江西是○更有人謂中央何不與赤匪妥協，如果妥協，不但可以抽調我軍兵力，並得藉其兵力以爲禦侮之用，此乃一相情願之言○所謂調不動，則凡擁兵自重者皆是○試問中央在此情勢之下，縱有整個計劃，如何實行？故中央對於廣州一部分中委唯一希望，是彼等都來南京，共負救亡責任○同日，汪精衛語新聞界○中日妥協空氣，係某一方面所散佈，外報不察，據爲信史，試問中日將如何妥協？所謂妥協，在侵略者若能悔悟，或足以言此○被侵略者於情於勢，只知有一分力量盡一分抵抗，前途成敗，在所不計也○二十四日中政會，汪報告華北軍事情形，並詳述威脅平津問題○汪謂平津安危，關係外僑生命財產甚重，故各公使出面調停○末對國內一般軍政狀況亦有所說明，詞極憤慨○散後汪語記者，謂華北軍事，現已暫入休戰狀態，中央自有適當之策略應付，決非妥協與屈服○北平政整會日內將成立，刻爲應付緊急局面，中央去電促早成立○午後二時，中央要人集中政會場，開國防會議，討論華北問題○聞決定可和可戰之策，訓令北平軍政當局遵照辦理○馮玉祥二十三日晚曾有電到京，致中央，表示抗日仍抱初旨，毫不變更○萬一敵侵張口，決率衛隊與之拚死○

西南反對妥協

本西南政委會自華北緊張以後，頗注意中央之對策，十八日開臨時會，討論竟日○發出致國際聯盟及九國公約簽字諸國與蘇俄政府電文○首述滿洲與熱河爲我國主要部份，萬不能容認其分割○次述日本參

謀本部現秘密進行其解決滿洲與熱河事件之交涉。其所提出之條件，與國際聯盟貶責日本所施於滿洲的政策與行動之決議與九國條約之規定相抵觸，且極端漠視中國爲所恃以爲獨立自尊國家的基本權利。並列舉其條件。末謂此種壓迫之妥協，全國人民決不承認。政務會今本全國人民之表示，決不承認其有效。下署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鄒魯·十九日該會又開會，討論第二步進行。二十日，中央要人，汪精衛·居正·顧孟餘·陳果夫·葉楚傖·陳公博·羅文幹等在中政會會議廳開會，對西南政委致國聯及九國公約國電事有所討論，決定由中執會去電，對目前之謠傳，加以解釋。中執會二十日電留粵各中委云，頃見路透電載公等致國際聯盟及九國公約簽約國及各國駐華代表電，至爲詫異。連日華北戰事危急，各軍將士奮勇抵禦，死傷枕藉，其犧牲之壯烈，與人民爲戰事而顛連蕩析之悲慘，公等甯不聞知？乃無端輕信謠言，虛構條件，以聳動國內聽聞，且宣諸國際，授人以隙，甯不爲仇讎所快，親厚所痛？務請公等共體艱危，並切實奉行政府所定計劃，出兵圍剿赤匪，使中央少紓牽掣，易於兼顧。並請公等如有所聞，心有所疑，先以電見詢，庶眞相既明，訛言不入，較之一意攻訐，其有造於國家多矣。

黃郛之北上，最大使命爲保全平津治安。五月十八日黃氏對平市記者談，謂余之任務，顧名思義爲一政務官，當然限於政務之整理，至於外交事宜，中央政府曾一再表示。汪精衛先生亦發表談話甚多，余奉派來此，辦理一切，總不違中央意旨。認爲此次出任，與以往情形，絕不相同。北來乃抱犧牲精神，來挽救國難。諸君在北方固知此間空氣之嚴重，尚不知南方之情況，余最近曾至南昌一次，所知共黨情形，不但肅清困難，且日益滋長，北方敵患如斯嚴重，南方隱患正多之際，如待國家崩潰，再施補救，則更困難。不如未待其崩潰，而先從事補救其一部。明知爲火坑，亦應跳一跳。目前局面可假設一譬喻，有如一屋，冬須暖爐夏須風扇。時値夏日，雖須風扇但暖爐不能完全拋棄。然夏日燃爐，亦非熱死不可。」云北平市人民自衛指導委員會代表五人，十九日晉謁黃郛氏，陳述北平市民意見，計分五點，（一）誓死反對對日妥協，抱定收復失土目的。（二）願協助政府，澈底抗日。（三）統一軍隊給養，減輕戰地人民負担。（四）嚴厲制裁漢奸及反動分子。（五）集中民衆力量，保障民衆團體等。北平軍分會主席何應欽二十一日在居仁堂召集商震·宋哲元·萬福麟·龐炳勳·徐廷瑤開會，黃郛·張羣亦參加討論。二十二日又在豐澤園兩度開會。政務整委會亦於二十二日開會協議對策。

英報責備國聯

暴日侵華，神人共憤，舉世輿論，早已屬我。二十二日英國「曼哲斯德衛報」討論中國政府大約將屈服於「日本侵略」之可能時。稱倘使中國政府避免長期抵抗所牽涉之重大的生命與金錢之犧牲，並不能爲該政府之咎責。

中國在絕望中，如進行談判，其咎責並不在中國，而在國聯。蓋國聯以空言撫慰中國，但聽令其自尋挽救之方策也。該報以爲接受日本條件之任何中國政府，其壽命將不能久長，因中國人民定將不承認其爲最後之解決云。

二十二日英下院質問時間，涉及日軍向北平進展事。工黨某議員質問，英國曾否建議中日休戰，聽日本保有其佔領之土地。首相麥克唐納對此說加以否認。工黨議員摩根瓊斯質問，吾人是否可以假定，日本現時能自由佔領中國全部，而不引起日內瓦列國之抗議。麥氏答稱，當然不能如此云。

川戰未已赤禍蔓延

川戰

劉文輝與鄧錫侯因烟稅爭執，五月十四日開火後，雙方彼此攻訐請求中央制止。十九日劉文輝於灌城金馬城三道堰龍橋等處猛攻强渡。並發兵數千，將灌縣都江堰掘毀，使內江之水湧入外江，企圖昆河水減，易於渡涉。川西十四縣精美良田，瀕內江者立時乾涸。瀕外江者概被淹沒。劉湘以鄧錫侯劉文輝火併，毀堰掘堤，害及川西數十縣農田，決以武裝制止川亂。並令羅澤州李其相前進，將以武裝調停。二十三日鄧部放棄崇寧，田頌堯派黃正貴師到彭縣，助鄧反攻。劉文輝宣稱如鄧能退出前佔之七縣防地即休戰云。蔣介石二十四日電劉鄧即日休戰，各歸原防，聽候查辦。川境各團體亦籲請雙方休戰，未知劉鄧等覺悟與否也。

赤禍

贛 省東部偽三十一•二•三師十日起圍攻南城以東之硝石。經許師擊退，臨川由五十二師駐防，增築碉樓，堡壘二十餘座，鐵網防禦，圍繞縣城。偽三五軍團大部九日晚由崇仁宜黃方面竄向朱背街克本坑固崗登仙橋一帶。匪因飛機轟炸，均匿森林中。贛南方面。偽一三五軍團大部竄宜樂南部，偽總兵站由寧都移招携。十五日江西省整委會，舉行第四次擴大紀念週，蔣委員長偕省府主席熊式輝蒞臨，由蔣委員長領導如儀行禮後，並作訓話。大意略謂(一)土匪最近的力量和情形，土地祇有六縣完全匪化。壯丁人數以每縣五萬人計，共三十萬。自十八年來作戰而死的約十萬。又被土匪任意殺害的及生活不規則而死的約十五六萬。現在在前方做工作的不過五六萬。至於經濟武器，更不及我們，但他們仍能支持五六年而不崩潰，這是什麼道理呢？實在是他們的組織比我們嚴密。(二)所以現在江西的問題，是在我們自己本身的問題。如果黨政各機關的組織，以及主管長官的本身都健全，肅清土匪，是不成問題的事。(三)健全的辦法，要遵照本席以前所提出的實幹•快幹•硬幹的方法去做。所以我們現在和土匪戰，不是武器戰，而是組織戰與精神戰。(四)要實行三事，第一，自此無論做什麼事，要在四十八小時內辦妥，不可苟且偷安，延誤時日。第二，是不要嫖賭，嫖賭是敗壞軍紀風紀的事。第三，要推廣教育，尤其民衆的教育。土匪最注意的是教育。他們到一地就辦理一地的教育，而我們卻適得其反。前次我到崇仁視察，崇仁尚未完全匪化，但他的教育已停辦了，把錢移作別用，這是自殺政策，此後對於教育，無論直接間接負責任的人，都要注意才好。

鄂 東方面自鄺紀勛由川潛回後，改編匪部。統一軍權，頗有恢復舊赤色區域之企圖。鄂南自孔荷寵南走湘贛，地方當漠然視之，乃此次經湘回竄迅捷異常，形勢甚爲猖獗。偽十六•十八兩軍及偽獨立師共五團，約六七千人，槍三四千，經鼠溪漫港•黃沙•分水岑

，沿九宮山北竄，已抵陽新屬之黃連洞。聲稱北來任務，係恢復鄂南赤色區。聞赤匪有一決議在本年度以內，將全國各赤區之壯丁，分別集中訓練，以成立紅軍百萬爲目標。匪區內不能服兵役者，或殺或逐，不許停留。

浙

省赤匪方志敏部，十九日突向浙邊江山附近黃板橋白沙關進犯，被保安隊第三團蔣志英部擊散矣。

中美聯合聲明

赴美參加美總統召集之談話會之我代表宋子文與羅斯福數度談商後，於十九日往白宮辭行遄赴紐約，將於二十七日轉赴倫敦出席世界經濟會議。臨行時宋氏與羅斯福總統聯名發表下列宣言：吾人之談判，已告結束。關於解決今日世界主要問題所必須採取之種種實用辦法，彼此意見一致，頗堪引爲欣慰。吾人認爲非有政治之安寧，不能得到經濟之穩定。非先實行軍備之縮減，不能解除經濟之困難。吾人誠懇希望，世界和平能獲保障，並盼因此所訂之實用救濟辦法，不久即可通過。於此吾人不免念及過去兩年間牽動世界和平之遠東嚴重發展。遠東方面兩大國之軍隊，仍在破壞的敵對行動中，互相掙扎，吾人信賴此種敵對行動，不久即可停止。庶世界各國，爲恢復政治經濟和平之努力，可得成就。至於國際貿易現有之不合理障礙之應行解除，以及目前之經濟金融紊亂之應行整理，吾人完全同意。吾人認銀爲東方交易之主要標準，故其價格，應行提高，並使之穩定。於整理中國及世界經濟狀況所必需之其他辦法，吾人意見，亦極一致。吾人如抱必需之決心，應付世界經濟會議及裁軍會議之種種問題，使兩會議之工作，克告厥成。宋氏抵美後向未談及中日問題。二十二日在紐約外交協會席上，略述中國之對日態度，指述日人雖百般詆毀中國，但中國政治狀況，除在受日本侵略及陰謀影響之區域外，並非混亂。並稱中國如能解除抵抗日軍侵略之擔負，於世界恢復經濟繁榮時，定能負什一切合理之債務。但目前中國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以作長期抵抗，因中國無論在何情況之下，不能以東三省以及熱河讓與他國。中國之國民政府於其過程中，已經歷服幾乎不可打破之國難，於此已足證明其果敢毅力也。





裁軍會議稍有進展

美棄門羅主義

美國外交政策，向抱門羅主義，對國際事件，保持自由行動。自遠東緊急，歐洲不安以來，美政府認爲有與世界各國合作，處理國際問題之必要。如上月羅總統召集各國首揆，會談世界經濟及最近羅氏向各國提出不侵協約等，均係此種政策之表現。查裁軍會議能否順利談判，與美國態度極有關係。五月二十二日美專使台維斯在裁軍總會席上竟宣言美國放棄中立態度矣。該宣言共分二十四節。內容係關於採納英國之麥克唐納計劃，作爲未來討論之根據。並稱遇發生衝突時，美國將放棄其一向所持之中立態度。此項宣言頗得各國贊許當日英外長西門對台維斯表示英政府熱烈感激之意。並謂羅斯福之宣言及希忒拉之演說，已使裁軍問題進展。此時應即商議細目。英國報界對於台維斯在裁軍會議之演說，表示歡

迎。二十三日倫敦「泰晤士報」宣稱：台氏演詞不啻美國表示變更其中立態度，及海上自由之傳統觀念，此為重要事實，偉大成功。國際規定軍備之勝利達到之期，似不在遠。「時事日報」謂，台氏演詞乃世運進步，無異美國正式宣誓對於世界和平，行將實際參預保障云。

五月二十四日裁軍會開會時英外長西門提出一新諮詢公約。內云如有破壞非戰公約之威脅時，國聯之行政院或大會或國聯之非會員國，可請立即諮詢恢復和平。但使諮詢失敗，不能恢復和平，國聯應即決定何者為侵略國家。美代表台維斯表示願參加此項諮詢。氏稱如裁軍條約能按照此項規定，則在該約批准時，美政府將宣言，準備參加此項諮詢辦法。如此舉之結果，致引起對擾亂和平者有決定採取共同行動時，則美國不僅將避免作任何妨礙共同行動之舉，且將禁止人民加以阻礙。足徵美國已決心與各國合作，此點可為裁軍會之一進步也。

法提裁軍條件

法國對裁軍之主張，堅持如無安全保障，決不裁軍。五月二十三日於討論麥克唐納裁軍提案第二十二款時。該款指毀滅坦克車及陸地重砲。法國代表彭考稱：在對於安全保障軍備之管轄及標準等問題未解決前，法國政府不能承認縮減軍備。於誦讀英國計劃內戰用品一章時。德代表撤回以前之修改案，予討論諸多便利，法代表彭考表示贊成第二讀之決議案。又謂法國深悉戰用品之劃一，必須俟歐洲軍隊劃一。而戰用品之劃一，必先由逐漸縮小軍器之口徑進行。依吾等之意見，此決議案最後之分析，須先考量國際安全之組織，與麥克唐納計劃內之共同管理之法，連為一氣。最要者，吾等並盼美代表宣言後，吾等能成立歐洲和平之組織，縮減軍備。吾等節制縮減，應先成立永久自動國際管理，以推及私製軍火，此為英國計劃所未提及者。彭氏又稱，法國認關於一切有攻擊性軍縮之



日內瓦之進行（英報）

建議，為國聯之職責。彼謂法代表必竭力使國聯不失實行和平之權力云。

會議結束時，忽發生奇異之意外，土耳其外長貝魯西迪要求組織一特別委員會，專門審查修正洛桑條約內載無軍區之軍事條款。彭氏答貝氏謂，此修正問題，無異修正戰約。土代表指出，此非領土之修正，不過祇為軍事條款，與麥克唐納計劃之修正建議相同云。此亦可注意之問題也。二十四日討論經修改之英國計劃時德代表稱，德國願接受英方計劃，但敦促日內瓦方面，平等權利之規定，應特別書面聲明，並列入裁軍協定云。

確定侵略意義

二月六日蘇俄代表提議確定侵略國之意義後，安全委員會決定於軍縮草約中另附專章。五月十七日該委員會通過蘇聯對「侵略國」所下之定義，依安全委員會所通過之定義，有下列之行為者，即可認為侵略國家：（一）首先宣戰者。（二）未經宣戰而侵佔他國領土者。（三）實行海軍封鎖者。（四）自空中向鄰國領土擲彈者。（五）未經他國之預允，而其海軍空軍在他國登陸，或屯駐他國者。決議案仍待裁軍會議普通委員會之通過。

四強協約將成

墨索里尼提議之四強協約，進行順利。只待關係國正式允諾，即可佈置簽字手續。其內容已經過不少修改。內容包括引言與條文五條。除第二三兩條外，各點已臨時妥協。二三兩條尚未最後草定。引言係根據國聯盟約•非戰公約•羅迦諾公約•鄭重申述，一切舉動，均應在國聯範圍以內。第一條規定各國應互相合作，在國聯範圍內組織和平機關。第二條係關於德國之平等要求，述及國聯盟約第十與十九兩條，並覆述去年十二月十日之宣言。第三條申述四強於可能範圍下，有採取共同政策之需要。第四條係關於該約時效問題，大約定為十年。第五條規定由國聯批准該約。聞赴義協商協約之德航空部長高林，與義首相及駐義英法公使，對於四強協約之新草案，皆已同意。該草案現將送至日內瓦，由英法德三國外長，再行討論。二十四日法下院外交委員會討論四強條約計劃，委員中數人表示反對。主席赫里歐謂：法國仍忠實遵守國聯盟約，委員會請彼致函法總理，定期謁見總理，該函內請政府未與委員會商洽之先，對於四強條約，不得採取任何步驟。蓋法國初不願遭小協約國之反對也。

小協約國對四強協約，表示反對。法外長二十三日與小協約國代表及波蘭代表會談四強協約。波蘭官方之輿論。無論該國將被請加入合作與否決定不能承認。認為該約為其列強圖謀改換各國之平等，造作此約之國，顯然有意於必要時，採取任意行動。波蘭為自有主權之國，除經該國署簽之約外，決不受任何束縛。捷克外長貝尼斯近告英外長西門，謂英法義德若簽訂四強協定，小協約將一致退出國聯云。

美日開始談判

日本出席世界經濟會議首席代表石井氏五月二十三日抵美京。該代表所持態度依日本閣議決定如下：關於經濟問題，善自應付。關於「滿洲」問題，須以不出日方自進而提及為其根本方針。設美方言及此事，則當主張滿洲事變以來所定根本方針之「滿洲國」承認原則。關於華北問題，係基因於華方之「不法挑戰」，而不得已採取之自衛行為等。二三十日晚發表聲明書謂：「全世界當前之經濟的危機，若僅以單獨國家努

力，頗兼有打開之希望。然依國際的努力解決阻害世界之恢復諸問題，似應先行掃除相互間之猜疑與報復之念，而代之以相互的信賴與同情。余等以善鄰之精神，爲談判一切之事件而來，美國與日本之間之經濟上及金融上之問題，並非複雜，兩國間對於戰債問題乃至賠償問題亦無審議之必要。至於兩國之貿易關係，謂其競爭的毋甯謂爲相互輔助的。因此日本與美國之間確立極東之關係，依此而相應寄與恢復全世界之景氣之事，乃係余等衷心所希望者」云。二十四日在白宮與羅氏初次會談，內容純係經濟問題，匯兌問題及關稅壁壘低下問題等，並未提及遠東問題。二十四日羅斯福氏召請前國務卿斯蒂生對於遠東問題尤其日本對滿政策懇談。斯蒂生謁見羅斯福退出後，對新聞記者云，「余之訪問大總統，並非談世界經濟會議之事」。石井定於二十五日與郝爾國務卿在國務部作第二次會談焉。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起
至二十二年五月廿五日止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五

▲密雲我軍撤防。

▲日機又察北平，我方發砲未中，落下炸傷市民。

▲北平自衛會代表向黃郛陳述民意，誓死反對對日屈服。

▲粵政務會通電國聯，決不承認壓迫之妥協。

▲日人嗾使便衣隊，又擾天津，幸未得逞。

▲宋子文離華盛頓赴紐約。與羅氏共同發表聲明。

▲裁軍會續開，德方表示接受英提案。

▲國聯行政院勸巴波停戰，又派調査團商酌仲裁。

▲蘇俄政府答覆美國，願締結不侵協約。

五月二十日 星期六

▲大隊日機飛平示威。

▲外部發表覆美政府電。贊成羅氏宣言。

▲中執會電留粵中委請勿信謠言。

▲方志敏犯浙。贛赤進竄宜樂南部。

▲法國反對英裁軍案。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三河香河一帶發生戰事。

▲段祺瑞電舊屬制止華北冒名滋事者。

▲鄂省赤禍蔓延。

▲川省劉鄧兩軍大戰崇寧。

▲德國法西斯黨十五萬人在柏林示威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通州郊外激戰城內起火。

▲日關東軍部聲言進攻張家口。

▲中樞要人開重要會議，磋商華北軍政問題。

▲汪院長在紀念週演講謂中央難有整個計劃。

▲四强協約提出裁軍會。

▲日藏相高橋決心留任。日政局暫可安定。

▲美特使台維斯在裁軍會宣佈美國放棄中立態度。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各路仍有戰事通州情勢略鬆。

▲同蒲路動工舉行開工典禮。

▲劉湘決以武裝調停川戰。

▲日本決嗾使偽國購買中東路。

▲陝西風雪黑霜災情奇重。

▲英報界贊成美國裁軍立場。

▲法國提出裁軍條件，堅決要求安全保障。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戰事已緩進行和平運動。

▲偽軍進入寧河城。

▲蔣電令制止川戰。

▲贛赤閩竄閩境。

▲林主席離陝赴洛。

▲小協約國拒絕承認四强條約案。

▲美代表台維斯宣稱美國決合作制裁侵略國。

▲美日開始經濟談判，將不談中日爭端。

▲美摩根銀行案將引起政潮，波拉請財長辭職。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北平軍分會重要人談和平運動大致可成。

▲滬市長吳鐵城談中國決不先國聯承認偽國。

▲劉文輝已奪回去年所失之八縣，川戰告一段落。

▲北上抗日之十九路軍抵湘屬郴州。

論評選輯

中東路的三角關係

蘇俄近向日本提議，出賣中東路，曾引起中國方面之反對，本月九日，顏大使並奉政府命令，向蘇俄外長提出抗議。然據東京最近電訊，日本殆已決定令『滿洲國』出面，與俄接洽收買，此事在法理上中國斷斷不能承認，而事實上則蘇俄必欲以此爲緩和日俄衝突之手段，日本又欲利用此事，迫蘇聯事實的承認『滿洲國』，且冀更進一步，繼此而解決黑龍江航權問題與所謂『滿』蘇國境問題，質言之，此案一方面爲中俄日的三角關係，另一方面又爲日俄『滿』之三角關係。依法理言，中東路乃中俄合辦之路，歷史事實，鐵案如山。自經過民國十三年中俄協定，益確定其處理之權，須由中俄兩國取決，而不容第三者干涉。惟以蘇俄外交，向來詭幻無常，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方在北京簽訂中俄協定，同年九月二十日加拉罕又赴奉天簽訂奉俄協定，稱之曰：『東三省自治省政府』，以明尊重地方政權之意。自東北三省淪陷，僞國成立，派遣領事，入駐俄境，蘇聯初未拒絕，蓋亦爲牽就事實計也。蘇俄深知僞國之事，悉由日本主持，故近來凡關中東路糾紛，多向日本申述。上月十二日僞國爲俄方扣留東路機車客貨車一案，嚴重對俄抗議，限期一月，責令交還，在此前數日，且派人封鎖中東路與前貝加爾之連絡線，其形勢之急，宛若箭在弦上，此事固日人森田主之，即僞國之交通部路政司司長也。據聞俄人先後挪入俄境之東路貨車，計達三千餘輛，原主無意交還，而又不能常此搪塞，故卒向日本提出售賣該路之議，至少可藉以緩和壓迫。日本雖甚歡迎蘇俄之提議，然而既欲以此換得僞國之承認，又圖爲廉價之收買，故前途困難尙多，在勢與理，交涉萬難速進也。

夫無論何國，必各有其國策，茍非國策所利，決不輕舉妄動。以俄國武力，儘足自衛，而其空軍之盛，戰車之多，化學機械諸武備之充足，且視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顧其國策，在於完成第二五年計畫，充實建設能力，故除非領土被人侵略，斷不輕啓兵戎，蓋其自身既有一整個的打算，自不能隨客觀環境而草率變更，彼之對日取愼重態度，原因在此。且也，俄國早年建築中東路，既抱政治野心，復行經濟的壟斷，日本對之，素持破壞政策，故久有收買長春哈爾濱一段路線之議。其後政治勢力，超越俄人，則更要挾中國，建設吉會長大諸路，意皆在於拆毀中東勢力圈，使俄國在北滿，政治經濟，兩失作用。九一八以後，東北三省，悉成日本附庸，政治地位，益非俄國所得而抗，近則吉會路已告完成，拉賓路又經開築，前路竣工則東京長春之間，兩晝夜可達，北鮮東滿，打成一片，便利日本國防，毋待贅論；後者開通，則由吉會線之拉法站，經五常拉林以達哈

隔濱，所有北滿貨物，悉被吸收，中東路南部線，等於廢棄，此外齊克路與呼海路銜接，亦不啻消滅東路之一部。夫日本之政治勢力，伸張如彼，中東路之經濟價值，削減如此，俄人之不願因此鷄肋，招致禍害，夫復何怪？俄對東路之出售，遲早殆必不成問題，中國在法理上固絕對不能承認，而實際則將與東三省本身，同成懸案，此又吾人所敢預言者也。

（錄五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今日眞到存亡關頭

華

警耗傳來，東線戰事失利，豐潤遵化同時陷落，唐山天津均趨緊張；而西線石匣之奪回，未經徵實，徐庭瑤將軍所統率之國軍雖尚在拼死抵抗中，然以頑敵進攻之烈，敵我軍力之殊，平津危機，實已間不容髮。痛國命之垂絕，念國土之日蹙，緬懷過去，展望來茲，蓋有不勝銅駝荊棘之感矣。

然平情以思，世有可敗之軍，初無必亡之國，敵國外患，何代蔑有，名城淪陷，史不絕書。誠使暴日挾封豕長蛇之力，一舉而占我平津，則肆應之道簡而死事之途明，誠無所用其惶慮；獨患彼陰狠之日閥，斂其芒鋒，轉以內蝕，或驅使傀儡，或利用漢奸，使魑魅魍魎跳舞於白骨荒塚之間，而舉世咸受其惑，奸佞資為亂階；則是汚及吾民族之血液，辱及吾先民之歷史，最為吾人所不能忍受者！

然方今形勢，國際縱未先稍挫日閥侵略之兇鋒，顧日閥仍不能不顧慮國際未來之反響，且佔地愈廣，則需軍愈多，而耗費愈繁，以日閥之狡黠，寧不知直接之統治不如間接之支配！而中國又偏多逐臭之徒，易資利用；行見敵騎甫現城廓，偽幟遽揚諸旦夕。日閥行徑，殆必出此，國家巨患，亦即在此。是故吾人當一致認定平津可力戰至一兵一卒而亡，不可靦顏拱手而失，吾人願見平津之化為灰燼瓦礫而亡，不願見平津之託庇敵人而存。質言之，吾人必當竭吾膏血，瘁吾心力，耗其最後之一彈，奮其最後之一擊，以保此偉大的名城於未亡之頃，設不幸而瀕於亡，則吾人必當竭其所存，盡其所有而灰燼焉，瓦礫焉，斷不容此雄大之名城，崇高之建築，富厚之財源，充裕之民力，轉為羣醜竊號之用，重貽邦國無窮之戚。世有以此為囿於感情與殘酷乎？則請回溯俄人盡莫斯科以禦拿破崙之往事！誠使吾當局而有此決心與氣魄，則吾人敢信平津決不至淪亡於將亡之頃，即亡亦必能復興於既亡之後。然則嚴伸軍紀，殺身成仁，完善準備，悲壯犧牲，非所望於今之國人耶！

國人乎！吾錦繡之河山，今實質的形式的瀕於危亡之悲運者，天下三分已佔其二矣！東北淪於日，外蒙制於俄，新疆康藏則糾紛於異族環伺之下，華北要區則瀕臨於危急存亡之秋，即邦國心臟之揚子江流域亦復匪患不絕，經濟破產，大有立即崩潰之勢。至珠江流域之廣東，雖似稍勝一籌，然文人則肆意攜亂，武人則按兵不動，其與中央之關係亦殊淺薄。『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今日已到存亡之關頭！同胞猛省！同胞猛省！

（錄五月十七日上海晨報）

◇　◇　◇　◇　◇　◇

複雜變動中之現局

以平津戰局之繼續或停止爲其中心的中日問題之現階段，因各關係方面的利害衝突過於複雜，力的對立過於交錯，從而其發展方向之變動性尚極劇烈，究竟歸着於何處，不易遽下任何機械論的推斷。大抵所謂新路線運動之線索，可遠溯至前次芳澤謙吉之遊華。南北輿論雖監視甚嚴，批評甚烈，而芳澤氏並非完全無所獲而歸。然以日方內部派別亦多，對華侵略之急進緩進，亦不十分一致，中間所經過之波動極大。如此次日軍之由撤出灤東而再度攻擊，即可視爲新運動之未成熟的一段過程。黃郛氏受命北來數日，雖無具體發展，然其未來之前必已在滬經過相當範圍內之接洽，又必已取得中央有力軍政領袖之同意，其既來之後必正爲實現其使命而努力，此皆無可致疑的事實。日閥今方挾持軍事上之優勢，氣燄萬丈，一方欲迫我爲城下之盟，先簽字後停戰，一方猶未放棄襲取平津，扶植傀儡或半傀儡，建立「華北國」之企圖。如前夜天津方面所發生的大規模的便衣隊暴動，即此企圖之有力證明。我方今日實逼處此，雖有死守平津之概念，而無傾注國力繼續抗戰之準備。在日我雙方如此對立形勢之下，平津現局之發展不出：(一)依整個妥協或局部妥協之成立而取得苟安；(二)依半抵抗之失敗而陷於日軍或傀儡之手，此皆非中國之福利也。我國今日因未澈底貫徹「武力抵抗」的國策之故，對日問題愈益陷於無可救藥之絕境。汪先生所言戰則喪師失地，和則喪權辱國者，悉已不幸而言中。此在汪先生誠不愧有先見之明，而國家本身已遭遇不能挽救之危機。今日言戰，則因力量未集中意志不統一之故，大戰未開而敗象已成，今日言和，則不但喪權辱國，而且立將引致內亂。西南政委會十八日已發出對外通電，反對任何由默迫所造成之妥協。國民黨內部尚且如此，黨外民衆情感可想而知。今日之事，任何黨派任何領袖登台，皆無簡單便宜的辦法，足以禦侮救亡。不但胡漢民馮玉祥無以優於蔣中正汪兆銘，即共產黨青年黨亦無以優於國民黨。然而一切反政府黨及其領袖，方嚴密伺察於政府當局之後，決不放過任何細微口實，足以引爲開府自立之理由者，況如此重大事件而爲多數國民情感在直覺上所不能同情者乎！吾人因此愈感全國精誠團結之必要，無論言戰言和，胥非首先致力於此不可。不然，則對外戰爭停止之日，恐即爲國內戰爭開始之時，徒爲大敵製造下次擴大侵略之良機而已。一時一地之暫時苟安，果何補於國家民族之百年大計乎！吾人激於純潔的愛國情感，發爲危辭，所望當局深察內外形勢，權衡利害得失，在國家民族之永久生存上着眼下手，犧牲愈大，代價愈高，其一二領袖個人之毀譽成敗，蓋尤問題之甚小者也。

(錄五月二十一日世界日報)

◇ ◇ ◇ ◇ ◇ ◇

混沌的戰局

自日軍渡過灤西以後，戰局爲之大變，未幾而遵薊撤防，唐山放棄，密雲不守，通州瀕危，北平漸受包圍，津市苦於戒備。三五日來，戰局混沌，時急時緩，而後方各地，難民絡繹，平津之間，驟增行旅，觀婦孺流離之狀，增國危民困之悲。說者僉以爲苟有和平之機，宜張人道之幟。然而，其事未易言也。中國軍備落後，毋庸隱諱，力難久戰，人所共喻，將欲以比利時自況，然昔日有英法，今則誰可憑依？將欲以土耳其自勉，則對手方又豈希臘之比？是以長城戰事初起，明瞭國情者，祇冀以健兒血肉

之犧牲　，為民族爭些須之顏面，如謂長久力抗，戰勝攻取，任何時未存此等幻想，此誠限於事實，無可如何者也。兩月以來，各路戰綫，儘多悲壯之奮鬥，戰區民衆，不少愛國之輸將，兵士農民，所以對國家者，可謂竭其能力，而因國家之組織不良，政情之複雜支離，影響於整個戰線，更為無可否認之缺陷。其間挽救振飭，夫豈旦夕可辦？因之我軍進止，時處被動，陣地一失，無力反攻；彼方乘我弱點着着逼迫，反以挑戰之說，厚誣我軍，實則以我地位，挑戰本所當為，進攻乃為合理，顧以形格勢禁，兩無可能，故夫誣我之言，適以增我愧恨耳。査彼方歷次聲明，皆以中國不再挑戰為停攻之理由，而在我方，則釁自彼作，但知應戰，敵來則抗，惟有犧牲，彼既攻守進退，絕對自由，苟認為已達預定地點，無須再進，則儘可認中國為不挑戰，有誠意，要之彼欲如何便如何耳，決非中國所可得而左右之。日來戰局固極混沌，然而昨晨以來，機勢漸轉，昨日東京新聯電且已明言：「向平津進出之日軍，大體可止於現在之位置，」所以然者，彼已達到預定之目的地，其認中國有誠意不挑戰之日，殆不在遠也。惟吾人此際，願以數事奉告當局，藉供參考：（一）日本人之狡黠，任何交涉，皆當警戒，當局自來諱言妥協，吾人則認今日之事，原本不足以語此，蓋苦鬥兩月有餘，支持之力，敵友共見，當前應付，非屈服即犧牲而已。值此平津兩地，危疑震撼之秋，當局者肯挺身負責，阻止日軍前進，縱行牽就，其情可諒。然而屈服當有範圍，苟一逾越，毋寧犧牲，故當局仍須時刻作最惡變化之準備，勿棄徹底犧牲之決心。（二）彼我情形，皆極複雜，不特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甚至感情衝動，亦足使別生枝節，故當局出以慎重，理所當然，而速決速行，尤有必要。吾人以為日本果有結束目前戰事之誠心，自應諒察中國當局之環境，勿提逾越範圍之要求以相難；我方當局仍應在可能範圍之內，以非正式方法，多求社會之諒解，既泯意外之猜疑，即可普得中正無私者之援助，縱有破壞之人，其力不足以號召。（三）近日灤河東西，大部地方，寖成甌脫，奸人敗類，嘯聚滋擾，或樹抗日救國之旗，或以民衆自衛號召，名號不同，其以外力為背景則一，應如何剷除整頓，救民水火，亟應明定辦法，早圖收拾，否則禍根深植，愈久愈難善後。以上三點，皆關重要，至於其他問題，必待混沌之幕揭開，始可公開申說，故暫不論。　（錄五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掬誠以告中央與西南

行政院院長汪兆銘氏，前日在國府紀念週報告，有「華北將士，辛苦支持，已經三個多月了，其他各處軍隊，有些是調不開的，有些是調不動的，試問中央如何能有整個計劃？縱有整個計劃，如何實行？」其言之沉痛，固使人有不勝同情之感。雖然，吾人欲問，所以使中央不能有整個計劃，與不能實行整個計劃者，則皆自命為國民黨中之元老中堅，而夙以諸葛亮自負者，乃此一諸葛亮，與一諸葛亮，襟度褊狹，不能相忍為國，致使四萬萬「阿斗」，瀕於國破家亡之苦境者，伊誰之責歟？夫休休大度，為大政治家之典型，睚眦必報，乃匹夫匹婦之勇。英麥克唐納能犧牲其工黨領袖之立場，而與保守自由兩黨合作，而鮑爾溫氏，亦願退居於所視為豎子之右，相與挽救其國之危難，此已足為吾人所矜式。即以日本而言，其民族素性之褊淺躁率，而一至於所謂非常時期，各黨領袖，亦皆能放棄政爭，協力謀國，雖或懾於軍閥之威，然其能步趨一致，不起內鬨，斯．有

足稱者。獨至於我國，則共肩同一政黨之招牌，而各自爲政，互不相併，私仇公怨，糅雜不分，國破家亡，漠然無視，坐使四萬萬人民陷水益深，陷火益熱，靜言以思，誠哉尚有餘忿也。

吾人試檢討所謂留粵中委之立場與其主張，嘗發現不少矛盾衝突之點。蓋在今日僅有一個中央之下，繩以理論，則西南執行部，至少係中央名義上統屬機關，胡漢民等，至少係中央名義上執行委員，以中央之機關，與中央之委員，而竟反對中央，已不啻自己反對自己，乃猶擅對國際，拍發通電，使國際間有「中國有兩個中央」之感，是豈獨自忘其自己之立場，抑且係自趨于分裂，夫頂一個中央之招牌以欺蒙國內，又隱然以二個中央，作國際上之宣傳，此其矛盾衝突爲何如者？抑留粵中委之主張，與其所斷斷示人者，不外「防止獨裁」而已。然防止獨裁之方法，固莫若於開放政權，使人人得有參政機會者，而彼等則於臨時全代會之召集，不惜猛烈反對之，是欲阻止獨裁，而同時又塞其防止之路，寧非矛盾衝突之尤耶？至其外交政策，標榜所謂絕交與長期抵抗二義。姑勿論其所謂絕交，是否爲事實所容許，藉曰可能，則絕交之後，尤以中日之形勢，雖不必有宣戰之行爲，必不容無宣戰之準備，然而以其所標榜者察之，則僅僅長期抵抗四字。夫抵抗云者，人來則抵，人來則抗，仍被動者也。夫主動的宣告與人絕交，而被動的待人之來，然後抵抗，然後長期抵抗。此種外交政策，是否矛盾衝突，吾人姑不必深辯，特欲問其與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者，究勝幾許耶？

夫汪氏沉痛之報告，固爲吾人所同情，而留粵中委之立場與其主張，亦固爲吾人所反對。然而今日者，兵臨城下，變在須臾，而一則一籌莫展，僅發爲悲憤之辭，一則高唱入雲，而眞意乃別有在，此眞爲吾人之所異常痛心者。吾人今日所敢掬誠以告者，即中央當具鐵肩以擔當，不作悲觀消極之言論，以喪頹其勇氣，西南蠲其私忿之舊恨，不唱高調以欺人，致牽制於國事，庶拯吾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諸衽席之上而已。

（錄五月二十四日北平晨報）

◇　◇　◇　◇　◇　◇

救濟本市城鄉難民！

自長城戰興，鄰近戰區各城鄉，受徵發捐輸之累，被飛機槍砲之厄，地方元氣，掃地盡矣！近以日軍猛攻，我方撤防，全線動搖，一片破毀，退兵所集，閭閻不安，民衆於驚悸之餘，扶老攜幼，輾轉逃亡。天津以有國際關係，一般認爲比較安全，不特中上人家，羣趨津埠，即附近城鄉之貧民婦孺，亦相率集中於此，求一時之苟安。邇來租界住戶，大抵皆有親友寄居，戰區各屬紳富之家於天津者，尤不能不勉任故鄉戚族友好之招待。中國民情，篤於親親之誼，遭時變亂，更易發揮此項特質，是不特著人道之光輝，抑亦足以減社會之隱患，此歐美社會所少見者也。然而，今茲之事，範圍過廣，趨安避危，人情所同，現在麕集津郊，無親可投，無處可去者，尚極多數，而默察情形，大軍再退，腹地愈增恐慌，後之來者，更不在少。謂宜由地方官廳與公共團體，多設機關，收容婦孺，免其失所。其在津難民生活狀況，依今日本報所載某君投稿，叙述其與西友赴東局子之視察，足令讀者惻然。以彼友邦人士，關懷人道，猶且殷殷注意，矧在同胞，詎忍漠視？況舉一反三，他處難民生活，當亦類是。吾人從人道

慈善團體言，實不能不爲之呼籲救濟，且從本市住民自身利害設想，此曹聚衆雜居，衛生不講，時當炎夏，疾病可虞，一旦傳染，波及全市，加以求蔽蘆棚，漫無約束，設有火災，必易延燒。且也，日來奸人勾煽，謠言孔多，市內治安，方需維護，今於市之四周，滿佈無告之民，萬一受人誘惑，挺而走險，地方前途，何堪設想？吾人本此理由，認爲救濟此類難民，實爲目前要務。關於此事，地方協會內之紅十字會紅萬字會黃萬字會慈善救濟會等，僅有能力，擔任處理，惟茲事體大，需欵浩繁，非有充分之援助，不能爲圓滿之進行。日來地方協會，已在登報募捐，竊願津市各界，特予注意，租界住戶，更須努力。緣此事一面爲人道慈善，一面實自衛自保，既非捐款打仗，亦非遠道賑災，事實即在目前，利害關係切己。溯自天津地方協會成立以來，募集捐欵，僅逾十萬元，其由本報經收，幾占四分之一，大部皆係來自外埠，是天津所出，不足十萬，此實津市之羞。所以然者，租界寓公，多以爲託庇外人，安全可保，鐵門一閉，理亂無關，實則國難至此，何處是安樂土？而當此奸匪構煽，詭計無窮之日，集中若許饑寒憔苦之民於津郊，脫被利用，爲患伊於胡底？此際恐租界治安，亦將大受威脅，則彼輩自詡爲關上鐵門作自了漢者，恐終不能保持其安靜之生活也。事關切己，時機甚迫，竊願租界有力之家，稍發熱心，特捐鉅金，專充此項救濟之用，使各慈善團體，出其經驗，就難民之食住衛生，消防警備諸端，分別籌維，既彰胞與之義氣，藉杜津市之隱憂，披瀝誠呼籲，幸共鑒之。

（錄五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制憲不如守法

胡適

立法院的憲法草案委員會上月通過了「縮短憲法草案起草工作程序」案，其程序如下：

(一)研究時期	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二)初稿時期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三)本會討論時期	七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
(四)公開評論時期	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
(五)再稿時期	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六)大會討論時期	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

這回的憲法草案起草工作需時半年之久，並且公開的徵求全國國民的研究與批評，這樣的愼重從事，比前年的約法起草與通過時的潦草，自然大不相同了。然而我們觀察全國輿論，總不免感覺得全國人對於這回的制憲事業還是很冷淡的，很不注意的。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現在憲法草案的「原則」十二項已陸續通過發表了。起草的程序已到了「初稿」的時期了。然而我們觀察全國的輿論對於這件事還是很冷淡的，還是很不關心的。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猜想，全國對於這回制憲工作的冷淡，其原因有偶然的，也有根本的。偶然的原因是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大家的注意都在中日問題，所以制憲事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反成了一種不緊急的點綴了。

除了偶然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這就是人民對于憲法的效能的根本懷疑。我們讀了報上用五號或六號小字登載的草案委員會的新聞，或讀了他們徵求意見的廣告，總不免微微的苦笑，自己問道：「有了新憲法，能執行嗎？這還不是和民國元年臨時約法以來的許多種憲法同

樣的添一大堆廢紙嗎？現今不是已有了一部「訓政時期約法」嗎？有了和沒有，有什麼不同呢？那一部八十九條的約法，究竟行了幾條沒有呢？」

這種對於憲法的根本不信任，是今日大家不注意這回的制憲事業的根本原因。而這種根本不信任，完全是政府自身造成的。我們試分析人民為什麼這樣不信任國家的根本法，可以得着幾種有益的教訓：

第一，官吏軍人黨部自身不願守法，所以使人民不信任法律。凡官吏軍人黨部感覺於他們不方便的法律，他們都不願遵守。例如訓政約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中央應以法律限制各種有弊害之課稅，然而在中央權力直轄省分的鴉片特稅，如皖北的烟畝捐，如江蘇的鴉片公賣，中央可曾有制裁的決心嗎？又如訓政約法的原草案第四十二條本規定「人民除依戒嚴法所規定外，不受軍法審判」，這條文本來很妥善；但後來改成了「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約法第九條），這一改把「除戒嚴法所規定外」改成了「非依法律」，就把種種絕不應該存在的單行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都保留下來了！軍人官吏黨部覺得這種單行法於他們最方便，所以他們不惜犧牲根本法來保留那些於他們有利的單行法。又如約法草案第二十九條本規定「凡逮捕拘留人民之命令，除現行犯外，限於法院」；但後來的約法刪去了此條，也只為黨部官吏軍人都感覺這種規定於他們的權威大有妨礙。又如約法第八條明明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草案原作「提交法院審問」！）」。約法頒布至今，恰恰滿兩年了，試問這一條約法有一次實行過嗎？——官吏軍人黨部自己不願守法，故不但不許那些於他們不便的條文列入國家的根本法，並且肆無忌憚的違背裏根法內已有明文的規定！這樣有法等於無法，何怪人民不信任憲法呢？

第二，政府立法之先就沒有打算實行，所以立了許多紙上具文，使人民失去對法律的信仰。訓政約法中的「國民生計」「國民教育」兩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如第五十條「已達學齡之兒童，應一律受義務教育」；第五十一條「未受義務教育之人民，應一律受成年補習教育。」此種條文，豈不好看好聽？然而政府立法時何嘗打算實行呢？立法至今又何嘗準備實行呢？法律的靈魂在於執行；故商鞅變法之先有移木之令，使人民相信他的法令是要執行的。凡多立不行的法律，必使人民輕視法律本身的效能。約法八十九條之中，不準備實行的空文居其半數，何怪人民對國家根本法沒有信任心呢？

第三，憲法中列舉的條文總是空泛的原則，若沒有附加的詳細施行手續，就都成了無效力的具文，這也是中國的根本法不能得人民信仰的一個根本理由。試舉約法六十二條的課稅限制為例：空泛的說「妨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課稅應由中央裁制，有何用處？要使這一條生效力，必須有明白禁止鴉片烟的畝捐，吸捐，營業捐等等的詳細手續法。此外如同一條所載的「複稅」「妨害中央收入來源」等項，也都必須有詳細執行制裁的手續。宋子文財長近年在中央直轄推行捲烟等稅，其所以有實效者，全靠中央一面能担保各省的收入，一面又嚴格的担保商家如有被地方政府複征之稅概由中央償還。若無此種詳細執行的手續，雖有憲法的條文決不會得人民的信任。課稅如此，其他如教育，如人民權利，都是如此。憲法上儘管規定「中央及地方應寬籌教育上必需之經費，其依法獨立之經費並予以保障」，但政府若無教育經費的具體辦法，若無切實保障種種教育基金的具體手續

，那麼，本來獨立的教育經費，如清華大學基金，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尙且可以隨時受侵害，何況那本來不固定的國家與地方教育經費呢？又如約法第八條規定的「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本人或他人並得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此種「提審」手續，至今沒有規定頒布，不但人民不知道如何運用，法院也從來不會辦過，誰也不知道此種「提審狀」是什麼樣了。此時即使有人依據約法向法院請求提審，法院就根本沒有「提審令」一類的東西！此種無施行手續的空泛條文，是無法執行的。有法而無法執行，又何怪人民對法律不生信任心呢？

以上所說，都要指出人民何以對國家根本法絕不生信仰。此種狀態若無法改進，雖有最完美的憲法條文，終不過與天壇憲法訓政約法等同其命運！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明白這種很明顯的事實。此時未嘗不可制憲，但制憲之先，政府應該要在事實上表示守法的榜樣，養成守法的習慣，間接的養成人民信任法律的心理。這才是憲政的預備。憲政的預備不在僱人起草，不在徵求討論，而在實行法律。與其請吳經熊先生們另起新花樣的憲法草案，不如請他們先研究研究現在已有的各種法律，看看有多少種法令是應該立刻廢止的（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看看有那些法律是從來沒有執行的；看看有多少種法律是必須編制施行細則方才可以施行的；看看有什麼法子可以敎官吏軍人黨部多懂一點法律，多守一點法律。

總而言之，制憲不如守法。守法是制憲事業的眞正準備工作。

（錄五月十四日獨立評論）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疑盦同年以所得宋詩紀事稿本徵題賦贈一首　拔可

吾嘗獲厲書閱市失回顧茲編落君手神契眞有數
南湖詩不朽紀宋匪細故晨鈔兼暝寫精力不旁騖
白首客邗溝餽餾資友助衣冠紛夢拜墨木恃徵募
何期覯初稿論世等良晤綫裝三十卷幸未穴蟫蠹
譚題定非誣筆迹嘗可據從君歸名山使我生景慕
昔窺跋庶齋首勘鹿原誤蕘翁語可信書以跋逾著
丹鉛留世間緣法足呵護摭言復何如待質藏園傅

江安傅沅叔藏書摭
言亦有樊榭手跋

子由生日用東坡韻　鶴亭

世人壽東坡數見事不一作詩如牛毛擁卷費評隲
未能陳言掃矜俗亦何必朝來爲卯君香杖搜故實
君家好兄弟謇直遭放黜丈夫有身名不與百年畢
斯須遇合詎足論凶吉我慚張文潛未入次公室
欲狀長於邱苦不健吾筆冥想白髮兄悠悠對牀日

答秋岳並示衆異　次貢

梁黃連稱習人口猶之古人道韓柳論詩取徑微不
同論才並世眞無偶君患才多豈篤論毛底從渠索
瘢垢玉塡象揥不屑鬖淡掃蛾眉視何有我如貧女
傷晚嫁荊布粗完不掩醜平生百事欠先着豈獨稱
詩落人後常侍五十詩始昌年齒衰遲不任砦才窮
剩丐山水助下筆嫌平喜險陡揭來更欲破天荒心
馳域外九州九贈言君乃齒拙作爲我蒼堅意良厚
醜枝無花那望實更責呈材到腐朽冥行擿埴師途
人宣城矧是吾低首

四月二十一日滬寧車中　秋岳

長日征輪漫苦辛天迴綠野作車茵遠樹獨塔蒼茫

出。近。隰。柔。桑。窈。窕。匀。吳。會。置。身。愁。執。熱。燕。雲。入。想。換。
沾。巾。去。年。此。日。南。行。客。上。策。虛。勞。說。徙。薪。

章一山同年卜居貢院至公堂舊址感念疇昔同騁文場成詩索和即步其均　蔚如

留。將。辣。手。著。文。章。老。馬。何。嘗。怯。戰。場。署。榜。猶。稱。前。貢。
士。卜。居。合。住。魯。靈。光。鑑。衡。堂。上。門。長。闢。（貢院前舊有坊曰闢門籲）書。帶。階。前。草。尚。青。獨。愧。枝。巢。老。居。士。（後今君所居四無屏障故云）
年。年。苦。憶。攝。山。蒼。
拔。萃。唐。時。號。美。科。北。來。士。比。鯽。魚。多。致。君。高。論。期。堯。
舜。陳。策。明。經。擬。鄭。何。我。鬢。白。頭。閱。桑。海。幾。人。黃。土。臥。
烟。涉。（丁酉同年作古人者强半矣）十。齡。差。較。君。年。少。早。歇。名。心。井。
不。波。（一山詩多述戊戌朝考故事鈔寄蘇龕希亦作古戰場賦也）

北望　醇士

北。望。星。雲。雜。虜。埃。晚。風。蕭。颯。角。聲。哀。獨。憂。郤。敵。輸。長。
策。暫。覺。安。邊。少。將。材。躍。偏。盤。鈴。看。一。吒。覆。枰。棊。局。厭。
千。回。廉。頗。老。去。閒。强。飯。世。士。無。知。儻。見。猜。

靖陶屬題昆明豔泛圖　散原

拾。翠。同。舟。領。好。春。圖。中。風。物。尚。如。新。老。夫。放。眼。匡。山。
頂。羨。汝。偸。閒。照。影。人。

舊京修稧釋堪代拈山字　什公

東。風。料。峭。作。春。寒。稧。事。年。來。付。等。閒。第。一。不。祥。誰。與。
祓。邊。樓。君。愛。萬。重。山。

得北友書述舊京花事感寄　纕蘅

眞。見。幽。州。白。日。寒。銅。駝。無。語。自。汍。瀾。棗。花。寺。裏。花。如。
錦。祗。有。詩。人。掩。袂。看。

探芳信　題金仲孫霜曉庵裁曲圖　瑑卿

坐。清。曉。正。燈。穗。聲。研。筆。花。夢。好。念。俊。游。陳。跡。哀。樂。盪。
懷。抱。龍。香。細。譜。人。間。恨。促。漏。霜。鴻。攪。儘。低。徊。一。曲。尊。
前。試。溫。啼。笑。　南。內。管。絃。渺。只。郢。調。巴。歈。有。愁。難。掃。
刻。意。宮。商。腸。曲。九。迴。繞。長。安。歌。舞。隨。年。換。鬢。入。霜。華。
早。寫。心。情。世。上。知。音。未。少。

鷓鴣天　水榭茗坐次均和息庵彙臣易盦中舟立夏且至而風霾凝寒息庵猶著羊裘故篇中及之　釋堪

病。起。還。添。睡。起。慵。怯。寒。鍵。戶。一。春。中。池。楊。乍。漾。千。絲。
碧。砌。藥。曾。無。半。个。紅。　心。上。事。暗。成。空。陸。沉。何。處。哭。
途。窮。凭。欄。三。五。羊。裘。客。綽。有。清。談。魏。晉。風。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巴彥縣志

民國六年

知縣王岱纂修、有自序、

王岱奉天錦縣人、民國五年任、

輿地志、(經緯度、附圖、沿革、疆域、圖附、形勝附、山川、圖附、江防附、人種、物產、)建置志、(城池、圖附、關寨、營壘附、津梁、驛站、廨宇、壇廟、勝蹟、城址、署宅、園亭、寺觀、冢墓、)經政志、(民治、戶籍、風俗、方言、自治、警政、學校、民團、清鄉、醫院、防疫附、濟良所、財政、歲出入附表、田賦、雜稅、積貯、鐲郵、墾務、旗丁生計地、站丁地、招墾、稽墾、清丈、林務、鑛務、漁牧、商政、輸出入表、工商局廠附、郵政、文報局、電報局附、路政、鐵道、官道、航政、教育、教育各會、勸學所、各學校、留學、社會教育、司法行政、監獄附、)禮志、(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凶禮、)武備志、(旗

銅山張氏

案光緒三十年設巴彥州、民國二年改縣、

兵、防營、陸軍、兵事、歷代武功、）職官志、（文職、武職、名宦、）選舉志、（襲廕、明經、薦解、法官甄錄、知事試驗、）人物志、（忠孝、孝友、義行、列女、流寓、方技、）藝文志、（事略、碑文、跋、記、詩、）蒙旗志、（襲爵、三旗世系、依克明安附、法制、蒙荒、）外交志、（教堂、銀行、汽船、）志餘、

蘭西縣

蘭西縣志

木蘭縣

木蘭縣志

綏化縣

綏化縣志十二卷

民國九年

知事常蔭廷修、即墨胡鏡海邑人張海清纂、有民國九年常蔭廷序、又省長孫烈臣道尹谷芝瑞序、常

卷一地理志、（彊域、附歷代沿革、經緯、山岳、川河、種族、漢滿蒙回、附戶口表）卷二建置志、（城池、公署、鄉鎮、津梁、廟宇、勝蹟）卷三吏治志、（行政、官

銅山張氏

案光緒十二年設綏化廳、三十年升府、無附郭縣、領縣一餘慶、民國二年改縣、

蔭廷吉林梨樹舉人、胡鏡海附生、張海清優貢、

制、沿革、歷年官署員額考、歷任職官姓名、司法、司法沿革、審判、監獄、管收所、自治、警察、保衛團、)卷四財賦志、(田賦、捐稅、鹽政、菸酒公賣、倉儲、錢幣、附度量衡制度、)卷五教育志、(祀孔之制、學校沿革考、勸學所。縣視學、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義務教育、教育會、宗教、)卷六人物志、(宦蹟、事功、義行、貞節、孝友、紳耆、選舉、文武諸生暨畢業生、)卷七禮俗志、(冠禮、婚禮、喪禮、祭禮、慶弔、禳祈、習慣風俗、)卷八實業志、(農業、林業、商業、工業、漁業、附志動植物雜品、)卷九交通志、(陸路、水路、郵政、電報、電話、)卷十外交志、(關於遊歷之約章、關於敎

堂之條約、外人旅居之地點人數、)卷十一武略志、(旗營、捕盜營、練軍、鎭邊軍、制軍、巡警軍、巡防隊、客軍、陸軍團部、陸軍旅部、營房、歷年武功、)卷十二藝文志、(奏牘、序文、碑記、詩跋、)

綏楞縣

綏楞縣志

案民國六年以綏化地綏楞設治局設綏楞縣、

慶城縣

慶城縣志事略

民國五年　銅山張氏

第一編輿地志、(沿革、疆域、山川、人種、物產、)第二編建置志、(城池、津梁、壇廟、廨宇、)第□編(已下略)經政、(民治、戶籍、風俗、自治、林務、漁業、畜牧、司法行政、郵政、教育、鬍匪、)人物志、(方技、)五禮、(士民相見禮、婚禮、喪禮、祭天典禮、祀孔典禮、)路政、航政、拳匪之亂、鑛務、財政、鹽法、賑濟、錢法、警政、民族、

案光緒三十一年設餘慶縣、民國三年改慶城縣、又是志末有洪憲元年一月二十三日、茲作民國五年、

凌霄一士隨筆

李慈銘光緒庚辰成進士，其會殿試等情事，已就其日記輯錄。（見第十六期。）前此十年，慈銘捷鄉試，日記言其情事，亦頗有致，茲更摘錄，可合看。是科浙江正考官爲左副都御史劉有銘，副考官爲侍講李文田。

同治庚午八月初七日云：『作片致仲修，借入闈用物。得恆農書，餽肉餃魚鬆。（鬆餃皆俗字，此二物古時所無，不妨從俗。）仲修爲料檢考具，藍洲爲添買幃帳，皆遣人送來。予於科名絕意已久，今年以梅卿仲修藍洲三君，極意勸勉，重違其意，再效登場。衒嫁齡癡，必無所當，然如三君之周旋友誼，亦可謂有古人之風矣。憶自道光己酉，初應省試，先本生大父出入顧復，無異孩褒，而護之入闈者，則先師蕭山王先生冕藻也。咸豐辛亥以後，大父見背，一切衣食皆先太夫人遙爲主持。每試前一日，必遣一僕至。凡闈中所需，纖悉皆具。己未入都，南北道阻，予亦不復應試。同治甲子，以亡友陳德夫力挽入闈，凡逐寓辦裝及食用之物，皆德夫及譚研孫庶常分任經理，不以告予。乙丑南還，旋丁大故。今年已四十二矣，負債未償，又作此劇，不特鮮民靡恃，褒恨終天，王先生殉義永興，碧血早化，同試之友，百無一存，即德夫亦歸骨西江，墓草久宿，俛卬今昔，曷勝泫然！……付僕人三番金，添買攷具。以布一幅製號舍裏帷。』絕意科名，蓋屢言之，然固望之頗切，日記中亦可按也。此亦屢困場屋者之恆語耳。時慈銘丁母憂除服未久。

初八日云：『午入闈，坐服字舍。』初十日云

：『晚還寓。』十一日云：『午入闈，坐黎字舍。』十三日云：『傍午出闈。』十四日云：『午入闈，坐行字舍。感寒，身熱不快。』十五日云：』身熱，力疾對策五千餘言。夜有華月采雲。』十六日云：『晨出闈。』闈中事，所記殊略。

九月十五日云：『是日鄉試揭曉，傍午報至，予中第二十四名；山陰五人，會稽四人，梅卿中九十名。……下午閱全錄，元同鳳洲崧谿均甫桐孫及黃巖王詠霓餘姚黃炳垕等皆中。浙東西古學之士，此牓盡矣。義烏朱一新朱懷新兄弟，愼齋言其年少有美才，能爲漢學，今亦與選。書局司事朱昌壽，仁和老諸生。潦倒抑塞，竟亦得雋，亦可謂窮經之報。黃君炳垕于維瀞中十八名，尤爲僅事。會稽陶仲彝亦得雋。』元同黃以周，鳳洲潘鴻，均甫施補華，與黃炳垕皆是年新優貢也。

二十日云：『閱闈墨，共刻首場文四十一篇，經文十六篇　策弟三道三篇。予僅刻首場弟三埶。其文頗多拙劣。解元蔣崇禮，餘姚拔貢，文尤庸惡。知好中，鳳洲刻一經一策，朱西泉刻一經，桐孫刻一策，元同均甫皆無刻者。刻字人任有容來告，予卷在第五房，房師石門令陳訏堂先生謨，江西安仁人，丙午舉人，庚戌進士。』二十二日云：『謁房師陳先生，送摯銀四兩，門禮四番金，總犒兩番金。陳先生極致推挹，言予之二三場，博綜約取，絕無炫奇逞能之意，非世之才人學人所能幾及。又言主司得予首場三埶，傳示各房，第二房李君士墱即決爲予作。至寫榜日，學使徐侍郎先閱紅號，至予卷，侍郎已暗識之，喜躍曰：李其中矣！通場無不以得余爲幸。自問文章亦無以過人，而二十年來潦到場屋，幾已絕意於此，今垂老得一乙科，尚復重煩諸君過相引重，深可自笑。』二十三日云：『午詣總督衙門謁兩座師，各送摯銀四兩，門禮三番金。先見副考官李芍農先生，極道故誼，且言闈中物色予卷，文筆殊不相似，以爲佹失，既慙負知己，又無以對都中故人。指所改闈卷第十名徐建棠詩末

聯云「茲鄉蕁菜好，蔵月訪參家」曰：「此語爲兄設也。」談逾兩時而出。復見正考官劉鎬山先生。劉字緘三，南皮人，道光丁未翰林，年六十五六矣，矍鑠忠厚人也。』又云：『中書舍人嘉興張仲甫先生應昌重赴鹿鳴，與予等儕先後同年，今日開筵受賀，遣人持年晚生刺拜之。』二十四日云：『謁楊中丞（按楊昌濬也）不値。謁學使徐壽蘅侍郎，晤談甚久。杭士之中式者，例於監臨儕師生，嘉湖人亦漸效之。自乙丑後蔣布政（按蔣益澧也）以多金餌貧士，於是提調內外監試無不儕老師矣。此奔競之惡習，海內所挪聞也。楊中丞頗驕倨，又自以不由科目，以不儕門生爲輕己。予久在書局，略有素分　今日不得已具三刺謁之，一單書姓名，一書中式舉人某，一仍戶部郎中某，欲自介於兩可之閒，瞯其履行海塘，投謁而出。徐侍郎素未識面，此次錄遺，予通卷皆作說文字，以爲違例，而侍郎甚賞之；及以監臨入闈，又從受卷官索予文發謄錄官，令先鈔：不能無知己之感，故通刺如中丞。』（後在京，徐樹銘與書，儕謂以師自待。慈銘怫然，報書示意，儕以「壽蘅先生」，且謂：『庚午以同人率率，甥復觀場，李學士以衆人遇之，齒之無足重輕之列。』詳其光緒丙子五月日記。）又云：『二更時得考師書，言予第二策須進呈，屬錄稾以進，又俛改定諸君策及試錄後序，即作書復之。』二十七日云：『蔣子相來，俛其詣布政司吏，錄闈中十四埶，付寫費五番金，以予無別稾也。』

十一月十一日云：『午祭先人。設席宴客。』二十一日云：『付十一日宴客廚饌費五十番金。予以垂老齒鄉書，又裒鮮民之戚，尙復開筵受賀，可謂全無人心，故決意謝客，而以祭先之餕速諸親友，猶所費如是，吾鄉市物之貴，可以槩見。』

二十八日云：『是日刻字人任有容寄十六房同門卷一部本房同門卷十部同年齒錄兩部來。予見先世齒錄，以年之長幼爲序，起敬起讓，最有

占風；今則以榜之名次爲序。其中履歷之荒謬可笑，不勝僂指，固由晚世不講譜學，僞造閥閱，而士人目不知史，以市井之封拜加於漢唐，以輿皁之傳聞寵其宗祖，昔人所謂「舉孝廉，獨如泥」者，深可歎也。』

辛未正月二十一日云：『寓樓無事，閱去年浙江十六房行卷，惟張行孚之一經兩策，王詠霓之三經執差可與語，餘則茅葦彌望，兼多朽腐。文體之衰，蓋爲已極。雖以順德（按謂李文田）之極意搜羅，而近日士無實學，不能應副，即時文小道，亦已無復眞際，故是科浙墨自第二名袁瀛振第四名包紹吉外，鮮有可觀者矣。』

劉詩孫君（文興）藏有慈銘殿試卷，昨惠書言其梗概。書云：『……比讀大箸隨筆，所葺李越縵先生殿試諸事，蒐討綦詳，尤爲欽佩。年前傅沅叔先生葺「淸代殿試考略」時，與曾出所藏殿試卷，供之考校，並論及越縵先生應試之年，據日記載，在五旬以外，其卷首則僅書四十有六，蓋援向例減年應試。當時曾擬入文，與以瑣屑不宜加入泥之。今先生既論及此，用並奉告，亦士林之佳話也。至於越縵日記謂文不起草，未免言之太過。今以原卷觀之，豪未乖於繩墨。苟不起草，安能無譌？此蓋與趙甌北改體應試同一欺世之語耳。』錄之以資印證。

岑春煊就職兩廣都司令宣言，極似梁啓超手筆，故拙稿「談岑春煊」（見第十八期）云然。昨讀溫君宗堯函謂：『當時肇慶組織都司令部時，梁任公先生雖爲都參謀，然岑公當日就職文係出自周孝懷先生手筆，而非梁先生手筆。梁周皆鄙人好友。周先生爲此文時，鄙人在座。』溫君之言，有裨傳信，而周梁文字，機調亦可云酷肖矣



天啓（獨幕劇）

cival Wilde作
華青予改譯

人：

時道安

老卞——僕人

一位女士

地：

某大都會。

時：

冬天。

景：

時道安的臥室，在後方有一個掛着厚帳幔的門，通另一間屋子，門的左邊靠牆角處有一個栗色的窗戶，也掛着厚帳幔，靠近中間，有一張華麗的寫字檯；上面放着電話，在右邊是通外面的門。這屋裏的裝飾品大致都是奢華的，貴重的。

幕開時，時道安正跪在通外面的門那兒的爐子旁邊燒些紙張。老卞正在寫字檯那兒裏衣箱。

一個冬天極冷的夜晚：十點半鐘前後。

時　老卞！

卞　唔。

時　關上窗戶；冷呵。

卞　（走向窗戶。）窗戶關着呢，老爺。一晚响都是關着的。

時　（發抖；緊緊地扣好他的上衣的扭扣。）我的心怎麼有點發慌。——老卞。

卞　唔。

時　不要忘記了皮大衣。

卞　我已經預備好啦。

時　洗好了的襯衫够用嗎？

卞　够用，老爺。

時　領子跟領花呢？

卞　各種東西我都預備好啦。

時　（停了一會。）下午你送衣箱去了嗎？

卞　送去啦。

時　你保得準他們不能追尋嗎？

卞　我先用一輛車拉到別的地方，再換一輛車拉到車站。

時　好！

卞　我打了去上海的行李票。這就是。（拿出行李票來。）我們坐那趟車，老爺？

時　我坐夜裏的那趟車，我們不能一塊走。不過。在下星期會有一天你仍跟着我。

卞　我在上海怎樣找您？

時　你不用找我，你可以隨便住在那兒，我也隨便住在那兒，直等到這件事完全過去。等我用你的時候，我在「申報」上登個廣告。

卞　您不知道那得要多少時候嗎？

時　我想不久就完啦，也許兩個星期，也許兩個月。不過，你可以住在上海，直到你得到我的消息或者……，你懂嗎？

卞　我懂。

時　你的錢够嗎？

卞　早就沒有啦。

時　（拿出一個大錢夾來。）你要多少？

卞　您瞧着給吧。

時　（拿出一些票子來，停住。）等一會。我忘了好些錢在我的衣櫃裏啦。

（時道安走向門口。）

卞　老孫！

時　唔？

卞　您坐夜車去上海？

時　對啦。

時道安走進臥室去。

卞　（等了一會，然後拿起電話的耳機子來，很快地說。）喂！總局一百二十號。……喂！李隊長嗎？我是老卞。……他坐夜車去上海，你最好在車站捉他，……他這次如果到了上海，你就沒法捉他啦。並且，李隊長，你不要忘了我呀？……我要五千塊。……對啦，五千塊，不算多呀，他有三十萬呢。你不要都給局子裏。……對啦，是現欵，一大捆鈔票呵。（聽到時道安的脚步聲了。）坐夜車去上海。

老卞放下耳機子。時道安進房時他在忙着弄衣箱。

時　給你。數數吧。

卞　（數完了。）六百塊，謝謝您！（拿起衣箱來。）我現在就走吧。

時　等一會。（走近電話。）喂！東局四百七十六號。……車站嗎？我要一間夜車的包房，去上海。……對啦，今天夜裏。

卞　別說您的眞名字。

時　我是姓孫——……哦，已經定好啦？……是孫一峯呵。……是這個名字定的嗎？我另定一間。……什麼？沒有啦？（想了一會，然後果斷地。）不要緊，再見。（轉過身來向老卞。）眞好笑，白天定好了的，現在就忘了。你到車站去，佔那孫一峯定的包房，在車門口等我。

卞　好啦。

時　不要躭誤時候。我一會就去。

卞　好啦。

老卞提着衣箱走出去。

時　（獨自留着，開開抽屜，從抽屜裏拿出些紙張來，丟在火爐裏。又拿出表來看看，想了想，然後倒在沙發裏，閉上眼睛。外面冬天的大風吹起來，搖動了鎖着的窗戶。他的身體微微地抖了一下，過了一會，門開開了，他半睜着眼，誰呀？

一位女士　我。

（她進來。她很年青：一定在三十歲以下，還許在二十五歲以下。她的頸上圍着黑毛的破舊的皮圍巾。她的灰白的臉露在外面，和那光澤的黑髮很容易分辨出來。因爲外面太冷了，當她走進來的時候，她溫暖得輕輕地顫動了一下。她的瘦肩上披滿了雪。她快樂地進到這溫暖的屋子來，融化了的冰水從她的不充足的衣服上流到地上。她的唇是青的。她的手在白手套裏顫抖着。她很需要在熊熊的火旁有一個坐位，或者喝一點熱水，但是時道安沒有給她這些東西。他問着她剌耳的話。）

時　你是誰？

女　誰？您不記得我了嗎？

時　不記得。

女　我從公事房來。

時　公事房？

女　您的公事房。我是您的一個書記。

時　就算我想不起你來啦，因爲你戴帽子，你幹什麼來啦？

女　這是幾封信，今天下午到晚了會——

時　（粗暴地插嘴。）你現在拿牠們來麻煩我嗎？（走向門口，開了門。）我沒有功夫，你走吧。

女　（懦怯的。）我想您要看這些信。

時　明天有的是時候呵。

女　可是您明天不在這兒啦，不是嗎？

時　(很驚慌地。)不在這兒？你是什麼意思？

女　今晚您坐火車去上海。

時　你怎麼知道的？(停住了話，勉強裝出安靜來。)坐火車去上海？自然不對！你是聽誰說的？

女　怎麼，您告訴我的呀。

時　我告訴你的？

女　您今天下午這樣說的。

時　(粗暴地。)今天下午我就沒看見你！

女　(不反駁他。)沒看見我？(拿出一個時間表來。)我得到了這個時間表。

他撿時間表。

時　你從那兒得到的？

女　您的桌子上。

時　我的桌子上？

女　對啦。

時　(即刻地，直接地。)你說謊！

女　怎麼，時先生？

孫　這個時間表決不會在我的桌子上。我是在從火車站到我的公事房這段路上丟的。

女　是嗎？可是這是同一個時間表，您看，您打好了夜車的票。(他懷疑地望着她。)我給您定好了一間包房。

時　(驚駭地。)你定好了一間包房？

女　(笑。)我知道您忘記了這件事。您的腦子裏別的事太多。所以我在您剛離開公事房就打了電話。

時　(惱怒地咬着嘴唇。)你用我的真名字定的嗎？

女　不是。

時　(有趣地，驚異地，)什麼？

女　我想您要用別的名字，您不願意您的旅行叫別人知道。

時　不對，我不這樣。(他很驚奇地望着她，像是要問：「你怎麼會知道那個？」她不退縮地以注視回報他。那個問題留下來沒有問，可是又一個想念打動了他。)你用的什麼名字？

女　孫——

時　(驚駭地，)啊，孫？

女　孫一峰。

時　什麼鬼要你用這個名字？

女　我不知道。

時　你不知道？

女　那是我想到的頭一個名字，事務員問我名字，我就說孫一峰。

時　(過了一會。)你一向知道有人叫那個名字嗎？

女　不知道。

時　(有着好奇的想念。)你敢保準你從來不知道有一個人叫那個名字嗎？

女　我那能保準呢？我或者知道，我想不起來啦。

時　(突然地。)你多大了？(他沒有給她時間來答覆，)你不到二十歲，是吧？

女　(笑。)您以為是這樣嗎？

時　(繼續他的思想的流向。)我現在四十七歲，那是二十五年前……你不能知道。

女　(過了一會。)不對，您啦。

時　(望着她，他的眼裏有點什麼恐怖的樣子。)你叫什麼名字？

女　那有關係嗎？方才您連我的面貌都想不起來，我的名字對于您沒有多大的關係吧，我是公事房裏工作者中的一個，我是聽您按三下鈴就來的女孩子。(打開皮包。)這是我帶來的信。

時　(並沒有要拿信。)都是關于什麼的?

女　(打開第一封信。)這是一位老太太寄來的,她想存錢。

時　多少?

女　只一千塊錢。

時　爲什麼你不把牠交給事務員呢?

女　她寫着,這是一生的儲蓄呢。

時　寫着什麼?

女　她寫着她對您有信心。她說她希望您親自給她存起來。

時　你不要拿這個麻煩我。(停會。)她附寄了錢嗎?

女　對啦。一張支票。

她拿支票給他。

時　(拿過支票來,放在他的皮夾裏。)寫信給她。——哦,你知道寫什麼,寫我對這件事親自來辦。

女　好啦。她說她並不希望她的存款有多大的利錢。她希望安全,她知道您會照顧她。

時　自然啦。你還有什麼事?

女　還有十二封信和這封一樣。

時　都是老太太寄來的?

女　(鄭重地。)有些是。這是一個青年人寄來的,他存一點款,他說等他得的多一點他要去開一個鋪子,自己去做買賣。這是一個女人寄來的,她父親是一個鐵匠,他意外地死了。她希望您給存那保險金。這是一封從——這些都相差不多。

時　你爲什麼拿到這兒來?

女　每封信都是說要您親自給存起來。

時　哦!

女　並且您今晚就要離開這裏。這是那些支票。(她把支票送過去。)每個都是寫信給您個人,不是給銀行。

時　(沉默會之後。)你不應該來這兒。……沒有功夫來弄這樣的事。每個人都存五塊錢要銀行經理自己辦,這算不了什麼。我接到過幾百封這樣的信。

然而——

時　什麼?

女　您必須做些對得起這些信的事,不然就不會再來啦。(她笑了。)人們這樣信任您,這還是奇怪的事嗎?

時　你以爲是這樣嗎?

女　不但不是奇怪的,還是偉大的。一百個人裏未必有一個人看見過您;一千個人裏未必有一個人認識您。可是他們都知道您,好像您眞是他們家裏的人一樣。並且,比您更眞實的就是您的名譽,那就是他們安放了他們的絕對的信任對象,那就是他們安置了他們的深切的信任的對象。

時　(慢慢地。)所以你就以爲誠實的人非常少嗎?

女　不,有很多啊。但是,在您說話的聲音,在您握手的姿式裏,在您眼神的態度裏,有些東西是跟他們不同的,那就是使人安心的。對于您絕沒有不信任,絕沒有懷疑。哦!這是光榮,光榮!(稍停。)您走在街上,遇到每一個人,他都對自己說:「一個誠實的人走來啦。」那對于您該是多麼高興的事啊。這就是您給我的印象。

時　給你?

女　哦,我知道在您我只是公事房工作的一個,您從來不知道我的名字。可是您不在想像着隨便誰都像我一樣地能來見您,能同您在一起工作,卻沒有什麼嗎?您知道,我的困難——

時　（插嘴。）你有困難？

女　我的薪水不大，並且我還得幫助一些人，我這不是來訴苦呵，（笑。）我——我總是像別的女孩子，我總是看表，我總是一分一秒地算着鐘點，直到一天的工作做完啦。可是現在不那樣啦。

時　怎麼——不那樣啦？

女　我曾想過，並且我斷定了，給一個誠實的人做工還計算着鐘點是不對的，（時道安把臉轉到旁邊去。）在我的工作還是一個新的開始，我盡我的力——就是做所有我能做的，可是您也盡您的力，那是我至少能做的。

時　（沉默了會。）你能保準——我盡我的力？你能保準我是一個誠實的人？

女　您自已不知道嗎，時先生？

時　（再沉默會。）你記得——幾分鐘以前你說的那個名字孫一峯嗎？

女　記得。

時　我告訴過你曾有一個孫一峯嗎？（女未答。）假定我告訴過你孫一峯偷錢——不可饒恕的偷錢——在他並不需要錢的時候，他家裏有很多的錢，並且他們給了他很多的錢。可是機會來了，他不能抵抗誘惑。……他才十八歲。

女　（溫和地。）才是一個少年。

時　才是一個少年，對啦。他有一條不誠實的紋。別的少年放過了同一樣的機會。孫一峯偷了錢，他連怎樣用都不知道。他們在一天之內就捉住他啦。

女　他受罰啦。

時　（點頭。）他坐了一年的獄。天哪！那是怎樣的一年呵！他的家裏不能幫他一點忙，他們說他們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于是他們就隨便他坐獄去。（停一下。）當他出了獄——（停住了來更正他自己的話。）當他被放出獄來。他家裏要幫助他，可是他對于幫助太看不起啦，在他更需要幫助的時候沒有幫助。他告訴他家裏說他永遠不再希望看見他們，他改了名字，所以他們不能找到他，他離開了他的家鄉，他來到這兒。

女　他以後誠實啦。

時　以後誠實了二十八年。那是刻苦的時期，極刻苦！在起初，他餓了和冷了的時候，他看見別人坐汽車的時候，他懷疑是否他沒有做錯。他有着一個內心衝突。他得到了解决方法，很難再得到的。那大概是應當的，那大概是應當吸着烟守在昏黑冷靜的路旁，守候着，守候着誠實的人們帶着滿口袋的錢，那是太簡單啦；他也知道怎樣做。可是，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不那樣做。

女　再多告訴我一點。

時　他約束着他的生活，那不是快樂的生活，可是他活着，我不願意去想他那生活，那是屈辱的，那是慚愧的，因爲他沒有做那種事。可是，那是誠實。誠實！並且在他做完了工六點鐘回家來存五分錢。比他有錢的人都永遠不挨近他，因爲他們怕他的髒弄壞了他們的衣服。他覺得在獄裏的歲月是可怕的，那是第一年他自由而他在獄裏永不挨餓。

女　接着他的機會來啦。

時　對啦，機會來啦。他在水溝裏拾到一個錢袋。可是他送還給原主啦。于是他們說他是誠實的。他知道他不是，他知道他送還給原主是因爲那裏面的錢太多；他害怕。但是他從沒有告訴他們。那錢的原主給他一個職業。他工作着——工作着是因爲他怕沒有工作——工作着，所以他沒有一點時間去想。因爲他知道如果他要想，他就要去偷。他們說他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他們請

他做經理，這給他更多的機會來偷。可是有很多人在偵探他，許多人怕他携款潛逃，所以他們必須看着他，他不能偷錢跑啦。

他停了一會。

女　以後呢？

時　得到信任是很容易的，沒有東西比得過好名聲了。他不去偷，因為他知道防備着他。（他再停一下。）可是他倒底是不誠實的。惡紋仍存在着，二十八年以後事情都趨于惡劣了。他思索：把所有的錢變成自己的。他決定去拿那不是他自己的錢，所有的都拿來，帶着一跑。這是錯誤！一生的努力都完啦，這是他的醜惡跑來啦。他覺得這是「賊性」又來啦。

女　（過了一會。）多麼可憐！

時　他已經誠實了許久，他已經使別人覺着他是誠實了許久，他已經使他自己覺着他是誠實的。

女　他錯了嗎，時先生？

時　（很快地望了她的眼睛一下。）孫一峰，（一個長時間的沉默。）我不知道什麼驅使你，誰驅使你，今晚我要走，你來啦，你來的太晚啦。你不能阻止我，就是天也不能阻止我，沒有法子挽回了。（他輕輕地躊躇着，他那脚步聲裏有着恐怖。）這兒是錢，（他拿出他的錢夾來。）成千成萬的錢。沒有一分錢是我自己的。我偷了它，你明白嗎？偷了它！明天銀行就要破產啦。同時對于我也要有報應啦。（他殘忍地笑着。）這兒是您的誠實的人，您有什麼話要對他說？

女　（很快地。）那個人已經誠實很久啦，他已經使他自己覺着他是誠實的，不能偷錢！

時　（聲嗄地。）你相信那樣嗎？

女　（再打開她的錢袋，）近來我存了一點錢，只一百塊錢，麻煩您吧，您可以給我存起來嗎，孫一峯先生？

時　天哪！

他衰弱地倒在一張椅子裏，一個長時間的沉默。

女　（慢慢地走到窗前，掠起帳幔來，）看吶！多麼美麗的夜景呵！家家都在坦然地睡着，天上是亮的星星，地上是亮的燈光，一切都是靜的，溫和地靜！在這樣的情況，誰能相信，會有一個人要欺騙大家，陷害大家！

（電話不和諧地，尖銳地響了。時道安[illegible]起耳機子來。）

時　呵？……你怕我誤了車嗎……呵？我現在正打算誤車啦。……我要呆在這兒，（歇斯的里地。）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你聽見了嗎？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他猝然地把電話掛上；他氣喘地，戰慄地站在那兒，有一線溫和的光在窗戶那兒閃動。他的身體的各部分都在戰慄。他伸出雙手向着看不見的東西，他慢慢地向前移動。）你聽見我告訴他的什麼嗎？我要學好，因為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誠實的人！

他喘息，倉猝地站住。他感覺到一個絕大的恐怖，他扯下帳幔來，窗戶關着，從來沒有開過。——可是那位女郎消失了。

這時他似乎清醒點了，他回到沙發裏。電話又響了。他向電話看了一眼，又向窗戶看了一眼。他沒去接電話；畏懼地用雙手遮着臉，垂在他的膝上。

——幕下。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

原名：The Finger of God